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由曲宴觀看宋徽宗延福宮

Huizong's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 Yan

黃子恩

Tzu-En Huang

指導教授：福田美穗 博士

Advisor : Miho Fukuda, Ph. 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 2015

獻給
我的家人
與
第一位讀者

感謝

指導教授福田老師，教我學習如何「思考」。

以及

在藝術史上這條路碰到的所有老師、學長姊、同學、學弟妹。

同在南京大學度過一學期的室友們。

一起打氣的朋友。

我最親愛的家人。

謝謝你們陪伴我度過這段成長！

摘要

本文試圖透過曲宴，來瞭解宋徽宗的延福宮。延福宮建於政和三年，為徽宗時期重要的建設之一。近年來對於延福宮的研究，大部分關注在其內部配置、範圍，從這些研究可知延福宮有宮殿群和園林的設置，不過對於內部配置，尚未有一致的看法。

再者，延福宮如何被使用，學界尚無詳盡說明。研究者發現在延福宮中有多筆的曲宴記載，顯示曲宴對於延福宮來說，是重要的活動。

為說明延福宮的特色，將選擇同為曲宴的重要場所—後苑作為比對對象，透過兩部分比較來說明，在比對的過程中發現，延福宮在設置上以七殿十五閣為主的設計與曲宴有關，延福宮中曲宴的「私」與「小」，有了深入和突破。

關鍵詞：曲宴、宋徽宗、延福宮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延福宮 during the Emperor Huizong peri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 yan 曲宴, one of the important imperial feas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was established in 1113 by the Emperor Huizong.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palace complexes because it was still used for giving imperial feasts after the emperor built Gen yue 艮嶽, magic marchmout. However,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the palace as a place to give imperial feasts. Therefore, the paper analyzes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e feasts Qu yan held in the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It also discusses that the feast Qu yan included diversified activities was developed by the Emperor Huizong, and that buildings and landscape in the palace respectively had different spatial roles when the feast was give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Huizong's palace because the palace was designed for the imperial feast Qu yan which was one of the main interests of the Emperor Huizong.

Keyword : Qu Yan 、 Huizong 、 Extended Prosperity Palace

目次

摘要	i
第一章、緒論.....	1
研究回顧.....	2
研究方法.....	6
北宋曲宴的解釋.....	8
第二章、以睿謨殿為主的延福宮：徽宗時期的曲宴空間.....	14
第一節、延福宮的内部配置.....	14
第二節、延福宮中七殿與曲宴的關係.....	17
一、宮內曲宴與景龍門預賞.....	17
二、睿謨殿與賞橘曲宴.....	21
小結	24
第三章、後苑：北宋的曲宴空間.....	25
第一節、後苑曲宴與觀書活動.....	25
第二節、太清樓的賞花釣魚宴.....	27
第三節、由〈太清樓特燕記〉與〈保和殿曲宴記〉觀看宣和殿、保和殿與後苑的關係.....	30
小結	33
第四章、徽宗曲宴延福宮的性質.....	34
延福宮曲宴的元素.....	34
後苑曲宴的元素.....	34
徽宗延福宮的性質：透過比較延福宮與後苑曲宴元素.....	35
結語	39
參考文獻	41
附圖	49
附表	54

第一章、緒論

在園林史脈絡中，北宋艮嶽被視為造山技術的重要轉捩點，尤其是花石綱的運輸網絡。然而，艮嶽之成就固然重要，但單就一個艮嶽代表整個北宋園林特色，或是徽宗園林特色，這樣的說法有落入以一概全的窠臼之疑慮。

在徽宗時期除了艮嶽以外還興建不少宮苑、園林，如延福宮、上清寶籙宮、擷芳園、龍德宮等。

當中的延福宮，原本位於後苑西南方，政和三年(1113)因徽宗認為其作為燕會之所，制不甚廣，而搬遷至拱辰門北，由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位進行內部的規劃設計，於政和四年(1114)完成¹。童貫等五位所設計的延福宮，於內部配置可見，殿、閣、亭、海、湖、山、動植物等元素。

文獻上延福宮的活動記載，基本上與曲宴有關，而且多集中於宣和年間，按《東都事略》中記載艮嶽於重和元年(1118)²早已完成，另一種說法是據王明清《揮麈錄》記載艮嶽於宣和四年(1122)完成，徽宗於此年為艮嶽作記，並命李質、曹組所進賦，李質所進的賦中亦提及艮嶽於宣和四年完工³。即便艮嶽有兩種不同的完工時間，延福宮的曲宴有多筆為記載宣和七年之事，顯示延福宮雖然成於政和四年(1114)，歷經艮嶽完成，卻不被艮嶽所取代，表示延福宮一定有存在價值。

延福宮大部分的曲宴活動進行方式，為在宮中某殿曲宴後，又於宮內的其他建築進行他類活動。這種同一空間舉辦曲宴並附有其他活動的例子，在徽宗尚未

¹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於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頁 2100。(本文所引用的古籍，於參考書目有版本說明，故以下引用時僅保留書名和頁碼。)《皇宋十朝綱要》卷十七：「〔甲午政和四年八月〕是月，新延福宮成，上自作記。」頁 484。《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政和四年 1114)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並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頁 711。

²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十一：「(重和元年 1118)秋七月壽山艮嶽成。」頁 97。

³ 《揮麈錄》〈揮麈後錄〉卷之二：「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為艮嶽。宣和壬寅(1122)歲始告成...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各為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1122)，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賦以進。』」頁 56—59。

成立延福宮之前，後苑為主要的活動場所，換而言之，這種曲宴舉行的地點在徽宗時期由後苑移至延福宮。因此，欲瞭解徽宗的延福宮，從耙梳延福宮舉辦曲宴的情形為一種方法，亦可經由分析後苑曲宴來加深理解延福宮之特色。

研究回顧

在前人研究的部分，本文依序由「政和三年延福宮」、「後苑」、「曲宴」這三個論點進行探討。

關於政和三年延福宮研究，多關注在其範圍、內部配置、規劃者以及與城市空間的關係。在範圍上，目前可根據文獻推測所處於汴京的位置，以及由宮門、城牆來界定範圍，另可從考古瞭解實際範圍的數值。

北宋汴京為外城、內城(又稱裏城)、和宮城(又稱大內)三部分所組成(圖 1)，按文獻所載延福宮位於汴京宮城北方，宮的南北距離為宮城北至裏城北，東西距離則有兩種說法，一為以延福宮的東西門(晨暉、麗澤門)為界，因兩門與大內東西門(東華門、西華門)互為平行，故東西距離與東、西華門相同⁴，另一說則認為西至天波門，東至景龍門⁵。張勁在《兩宋開封臨安皇城苑研究》書中將史料結合考古資料，其依據考古資料對延福宮南北距離提出具體數值約五百米，為宋內城北牆址(今體育場一線)至五里小城北牆址(今龍亭後一線)⁶。

在內部配置上，周寶珠認為延福宮內七殿和東西十五閣是延福宮中最大的殿閣群，其更認為延福宮為密集宮殿群和大型園林的結合，這樣的建築形式在建築史上少見，為北宋晚期宮城建築一大特色⁷。王鐸與秦宛宛兩位研究者嘗試為延福宮進行分區，並各自繪製內部示意圖，但兩者的示意圖相差甚大。(圖 2)、(圖 3)

除了從範圍或內部配置來了解延福宮外，久保田和男提供了另一種研究視角，

⁴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1991，頁 117。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1993，頁 81。

⁵ 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華中建築》，1 期(1993)，頁 64—65。

⁶ 張勁，《兩宋開封臨安皇城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頁 11。

⁷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 44。

其在〈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文中，從徽宗時期首都開封的都市空間改造觀點切入，探討徽宗時期開封所出現新建設，如明堂、延福宮、上清寶籙宮和艮嶽，這些新建設形成城市新空間與新的中心軸，並影響庶民的生活⁸。

本文第二個關注的論點是後苑。欲瞭解後苑空間之前，需先知目前對於北宋後苑的研究情況。

關於後苑的位置，目前學界皆認為位於宮城西北方，但範圍並不相同。而後苑的範疇，在《事林廣記》宮城圖⁹和傅熹年據《宋會要輯稿》和《東京夢華錄》所繪的宮城圖，並不認為宣和殿屬於後苑範疇¹⁰，但部分園林史學者認為宣和殿、太清樓、化成殿、儀鳳閣、翔鸞閣、翠芳亭、流盃殿、玉華殿屬之¹¹，歷史學研究的藤本猛則不確定宣和殿、保和殿是否為後苑。因此，宣和殿是否屬於後苑有不同的看法。

園林史的研究中，以秦宛宛的《北宋東京皇家園林藝術研究》值得參考。因其論文對後苑內部的描述是目前最詳盡的一篇文章，打破長久以來因在關心北宋山石技術潮流之下，只將後苑的焦點放在仁智殿中兩個有徽宗御書巨石的僵局。

秦宛宛根據《宋會要輯稿》說明真宗、仁宗時期後苑內部情況，並引用蔡京〈太清樓特燕記〉¹²〈保和殿曲宴記〉來說明徽宗宣和時期的後苑¹³，其認為宣和殿、保和殿都位於後苑。由於其論文的主軸為關注北宋皇家園林景象，將後苑分為四區：西部宴飲觀稼區(太清樓、宣聖、化成、親稼殿)、中部果木種植區(橙實亭、西曲水)、東北部山水風景區(環碧池、後山)、東南部宣和殿建築群，並繪製示意圖¹⁴(圖 4)，儘管所繪示意圖內對於各殿的位置與觀稼的地點、水池大小等，以及各個時期後苑內部情況，如真宗、仁宗、徽宗時期，仍有待商榷，但其引用

⁸ 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東洋史研究》63(4)，2005，頁 615-649。

⁹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頁 486。

¹⁰ 傅熹年，〈山西繁峙縣巖山寺南殿金代壁畫中所繪建築的初步分析〉，《中國古代建築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266。(原載於 1982《建築歷史研究》第一輯。)

¹¹ 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華中建築》，2 期(1993)，頁 49。

¹² 秦宛宛引用上海博古齋《揮麈錄》為〈太清樓侍燕記〉。

¹³ 秦宛宛認為蔡京〈太清樓侍燕記〉書於宣和二年，實書於政和二年。

¹⁴ 秦宛宛，《北宋東京皇家園林藝術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 23—26。

前人尚未提及《宋會要輯稿》的記載，並繪製示意圖，使得後苑的研究在多年停滯下有突破性發展。

然而，目前唯一肯定屬於後苑建築為太清樓。由於台北故宮有宋人《景德四圖》的收藏，其中一幅圖為〈太清觀書〉(圖 5)，圖中描繪真宗時期景德四年(1007)的太清樓，整個畫面為左文右圖，文字說明景德四年觀書情形，因此，對於太清樓，研究者多透過圖像理解¹⁵。

第三個論點為曲宴。關於曲宴的研究有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一文可作參考。在文中其對照《揮塵錄》中蔡京於政和二年(1112)所書寫的〈太清樓特燕記〉¹⁶以及宣和元年(1119)的〈保和殿曲宴記〉，分析兩篇文獻對於宣和殿和保和殿(在藤本猛的文中以保和新殿(B)稱之)周邊景觀之描述。發現兩者的周邊景觀相似，因此，推測兩者為前後的位置關係。在文中一開始藤本猛認為宣和殿的位置在禁中的西北角，不過，在其釐清宣和殿和保和殿的位置後，所繪製的圖中，將後苑與宣和殿為中心的兩個範圍，中間以虛線區隔，故，藤本猛對於宣和殿是否屬於後苑尚未定論(圖 6)¹⁷。

另外，還有後苑賞花釣魚宴的研究，此種宴會目前被學界認為是曲宴之一，並且為曲宴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宴會活動。這部分偏重討論活動沿革，此類可參閱路成文〈北宋宮廷“賞花釣魚宴”及其文學、政治意義〉一文，為目前討論賞花釣魚宴最詳盡的一篇文章，在文中分成四部分說明北宋後苑的賞花釣魚宴。首先，探討賞花釣魚宴的形成，賞花釣魚飲宴賦詩的興衰與原因，以及賞花釣魚宴的文學意義和政治意義。

¹⁵ 此部分研究可以參考 Cary Y. Liu, "Sung Dynasty Painting of the T'ai-ch'ing-lou Library Hall: From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to Architectural Renewal",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Ritual, Ethnicity, and Style in Painting*, New Jerse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94-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界畫特展圖錄》，臺北：故宮博物院，1986，頁 58。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林莉娜文字撰述；蒲思棠英文校譯，《宮室樓閣之美：界畫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0，頁 99。

¹⁶ 在藤本猛的文章以〈太清樓特宴記〉稱之，在其所附參考書目中並無說明引用《揮塵錄》的版本為何，筆者所引用的《揮塵錄》文中為〈太清樓特燕記〉。若將筆者的版本對照藤本猛所引的內文兩者相同，因於文後章節將討論〈太清樓特燕記〉，故本文一律以〈太清樓特燕記〉書寫。

¹⁷ 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東方學報》81，2007，頁 1—68。

在前兩部分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宋會要輯稿》其他宋人文獻統整從太宗到哲宗有無舉辦賞花釣魚宴飲賦詩的年份，其研究結果顯示賞花釣魚宴在太宗、真宗、仁宗前期最興盛，賞花釣魚宴飲賦詩活動結合在一起，始於太宗朝，到真宗咸平三年成為定制，作者認為興盛原因與政局穩定和國家強盛有關。

至於，無舉辦賞花釣魚宴的年份，如真宗咸平初、仁宗天聖初、景祐初，是因太宗、真宗、章獻皇太后喪，而未舉辦。賞花釣魚宴因為西部戰事在仁宗中後期漸漸衰落，甚至取消賞花釣魚宴逾二十年，之後的神宗和哲宗朝賞花釣魚宴的次數比前朝更少，罷宴的原因有宮中喪禮多，以及與當時新舊黨爭政局不穩定有關。到徽宗時期，史料上沒有賞花釣魚的記載，但作者認為賞花釣魚在徽宗朝變成是皇帝與極少數寵臣尋歡作樂的活動¹⁸。

承上，從延福宮、後苑、曲宴的研究回顧可知，延福宮範圍與內部配置，已有學者進行研究，但對於宮內所舉辦曲宴的情況以及內部建築在曲宴時如何使用，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徽宗時期的曲宴空間，除了上述延福宮以外，還有宣和殿、保和殿，但兩者是否屬於後苑有不同看法，以及後苑賞花釣魚宴於後苑舉行處，皆是待研究的課題。

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首要瞭解徽宗政和三年延福宮，在舉辦曲宴時空間的使用情況。為清楚延福宮特色，將透過與徽宗之前原已存在且頻繁被使用的曲宴空間—後苑進行比對，藉由兩者曲宴元素和空間之比較，試圖來說明延福宮特別之處。

¹⁸ 路成文，〈北宋宮廷“賞花釣魚宴”及其文學、政治意義〉，《黃岡師範學院學報》，1期(2007)，頁15—19。

研究方法

本文以三章篇幅來說明延福宮的特色，第二章首先瞭解延福宮內部配置與曲宴的關係，在第一節的部分，由於目前學界對於延福宮內部配置尚未有一致看法，因此，本節根據兩位研究者所繪製的延福宮示意圖，從圖中分析學者對於延福宮的宮殿群與園林於宮中佈局的差異看法，並對此提出兩者所繪宮殿群在順序、配置上的問題，尤以七殿為主。在第二節將以王安中、蔡京所寫有關延福宮的曲宴記與群臣應制詩等文獻，來了解宣和年間在延福宮所舉辦的曲宴以及觀賞活動，根據活動情形的記載，說明延福宮內部配置中在曲宴時經常使用的空間，以及延福宮中曲宴空間的各自特色。故在此章將透過兩節的內容，來說明曲宴進行時與延福宮內空間的使用關係。

在第三章將觀看後苑舉辦曲宴時所使用的空間，透過第一節後苑曲宴與觀書活動、第二節賞花釣魚宴瞭解在徽宗之前，尤其是真宗、仁宗兩朝於後苑曲宴的活動空間。第三節則根據蔡京〈太清樓特燕記〉、〈保和殿曲宴記〉兩篇記載中共同景觀，經由《禁扁》的記載，與第一節所得知的後苑曲宴空間進行比對，說明宣和殿和保和殿與後苑的關連，瞭解與後苑的關係之後，從〈保和殿曲宴記〉來說明徽宗時期於後苑的活動情形。藉由比較徽宗前後的曲宴記載，可見所關注後苑曲宴空間與活動內容的不同。

第四章以三部分說明延福宮、後苑曲宴的活動元素，藉由兩者元素的相互比較，來推測徽宗時期延福宮內宮殿群與曲宴的關係，以及在延福宮中曲宴活動所營造空間的特色。

為能更充分理解在後苑以及徽宗時期延福宮曲宴所使用的範圍和活動情況，目前已盡可能將《鐵圍山叢談》、《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宋史》、《宋會要輯稿》相關資料收集完畢，以下就各文獻特色說明之。

對於若按年份所整理的曲宴活動，《宋會要輯稿》、《玉海》兩本書補足了不少《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所沒有的記載。《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因其為按年份月份所書寫，亦可補足《宋史》事件中的年代、月份，並且在比對的過程中發現此書對於延福宮描述的記載，比起其他書籍更為詳盡。《鐵圍山叢談》作者為蔡京之子蔡絛，是活躍於徽宗時期的人物，本書對於徽宗朝園林內部的描繪仔細，因其父與徽宗的關係緊密，透過這層關係，蔡絛也曾進入徽宗朝園林內部，亦參與過宴會活動，根據親身經驗與記錄可以更了解徽宗時期的園林中的宴會場所如何被運用。

另外，除了上述幾本重要書籍的記載以外，亦收入了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中對於曲宴的記載，希冀能對於北宋的曲宴有進一步認識。

最末，說明本文使用符號的意思，以避免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混淆，在文中引用古文時，文句中（）符號內的文字，以及各皇帝年號、月、日期後的數字為筆者自行添加，而〔〕符號內的文字，則表示原文的註。

北宋曲宴的解釋

因徽宗延福宮主要活動以曲宴為主，故本論文是以曲宴角度來觀看延福宮。但目前學界對於北宋曲宴尚未有固定的說法，在此，先整理各學者對曲宴的解釋，文後將說明本文選取曲宴記載的限制與範圍。

由於北宋曲宴的記載方式，可僅以「宴」字來代表「曲宴」，此為在收集北宋曲宴資料以及判讀「宴」是否屬於曲宴不易的最大原因。這樣的例子並非少數，在北宋各朝代皆可見，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於資政殿餞種放的曲宴，在《宋史》內以「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所載¹⁹，在《玉海》則載以「宴近臣於資政殿」²⁰。又神宗元豐五年(1082)七月於垂拱殿的曲宴，在《文昌雜錄》中為「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²¹但在《宋史》內卻僅以「宴」字所載：「《兩朝國史》書成，宴於垂拱殿。」²²。無獨有偶，同一本書對於同一件事情的記載可能以「曲宴」表示，也可能以「宴」來表示，比如《宋會要輯稿》內仁宗時期慶曆五年(1045)九月九日，在後苑觀稻賞棖後，於宴太清樓舉行宴會，此宴會在〈崇儒七〉以「宴」記載，但在〈禮四五〉則使用了「曲宴」²³。

曲宴有時以「宴」紀錄的情形，在已成為定制的賞花釣魚宴中亦可見，儘管此宴會活動被視為曲宴的一種，但在史料記載上，也能見到不全以「曲宴」二字來記載的例子。如《宋史》中雍熙二年(985)四月的活動，以「曲宴」記載，並

¹⁹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種放傳〉：「(景德)二年 1005，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於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中略)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頁 13424、13427。

²⁰ 《玉海》卷第一百六十〈宮室〉：「景德資政殿。崇和殿。景德二年五月，宴近臣於資政殿，餞種放。」頁 3039。

²¹ 《文昌雜錄》卷一：「(元豐五年 1082)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頁 5。

²²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元豐五年 1082 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於垂拱殿。」頁 2693。

²³ 《宋會要輯稿》崇儒七：「(慶曆)五年(1045)九月九日，召輔臣、兩制、修起居注、宗室刺史以上後苑觀稻賞棖，宴太清樓，命賦詩。」頁 429。《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觀稼宴〕。慶曆五年(1045)九月九日幸後苑觀稻賞棖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頁 1446。

說此為賞花曲宴的開端²⁴，但在咸平三年(1000)同為賞花釣魚宴會的記載，卻以「宴」表示²⁵，照理說，同類型的宴會也應該屬於曲宴。

再者，曲宴為一種沒有固定時間、緣由的宴會，除了成為定制的曲宴外，其他曲宴舉辦的時節、緣由皆難以掌握和歸納。也因如此，學界在解釋曲宴時，多引用《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曲宴中「凡幸苑囿、池籩、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試圖從中說明曲宴。

但對於此三句話解讀的方式和看法不盡相同，當中以第二句最為不同，第三句的看法普遍一致。

「凡幸苑囿、池籩、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目前學界認為可將其解釋為苑囿、池籩、觀稼、畋獵都有舉辦曲宴的可能性，參與者為當時所跟隨的人參與，稱為曲宴。

但對於苑囿、池籩、觀稼、畋獵的地點，目前僅有陳戍國認為此段第三句的「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可以作為第一句「苑囿」的例子，其更舉寇平仲的〈瑞慶園觀稼奉聖旨次韻〉、錢惟演、錢易詩、劉敞有關上巳玉津園的詩來說明，這些都應該是曲宴詩。對於其舉瑞慶園和玉津園的詩來說明此為曲宴詩這論點，因在詩中未見曲宴字眼，並且也無其他相關記載可以說明這些詩是為了曲宴而作，所以，若要說瑞慶園觀稼、上巳玉津園賜宴都屬於曲宴，可能還有商討的空間。

第二句「或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此句的解釋，學者的看法較為不同。陳戍國認為此句不是曲宴²⁶。張勝海則指出《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此段記載與《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曲宴門的記載基本相同，其認為「或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

²⁴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頁 2691—2692。

²⁵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咸平)三年二月晦，賞花，宴於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頁 2692。

²⁶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宋遼金夏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 217。

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為曲宴特別的情況，兩種宴會的緣由不同，不過，因為其文後僅針對賞花釣魚宴進行解釋，未見對此句的看法²⁷。可見，此句是否屬於曲宴，學者在解讀上有很大的出入。

而「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此句學界有一致的看法，此為描述始於太宗，在真宗咸平三年成為定制，仁宗時期曾罷二十餘年的後苑賞花釣魚曲宴，由於成為定制的關係，相較於北宋其他曲宴為無固定時節、地點舉辦，此類活動為最受到學界關注、研究也最多。關於賞花釣魚曲宴活動將在第三章第二節進行分析。

上述《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為對於曲宴的其中一種解釋。關於北宋曲宴還可從古文瞭解其舉辦的原因以及曲宴與小宴的關係，當中以張勝海和尹高林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在曲宴舉辦的原因方面，張勝海認為北宋曲宴延續了北宋之前的賦詩和私宴兩個特性，並引用《五禮通考》來說明曲宴「這裡雖然沒有指明曲宴的內容，卻突出了曲宴是皇帝不定期的宴請宰輔、侍從及品級較高的官員，是為無事而宴」。

在尹高林《北宋宴飲活動研究》碩士論文中，引用宋至清代對於曲宴的看法，其認為曲宴有兩種，一為無事而宴，另一為有經常性緣由而舉辦的曲宴，後者如賞花、行幸、見外國使者、畋獵、觀書、編書、官員辭見及辭朝外任時都可以曲宴，舉真宗時期咸平四(1001)年至龍圖閣曲宴、神宗元豐五年(1082)《國史》成，曲宴垂拱殿等例子說明，並且認為北宋舉行曲宴的場所常於垂拱殿舉辦，而紫宸殿、太清樓也常見，不過一般都是在垂拱殿²⁸。關於最常舉行曲宴的空間，將於文後提出不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前人研究中大部分都認為曲宴有另一名，可以「小宴」稱之²⁹，張勝海以《宋會要輯稿》禮四五中「契丹人使入見，賜小宴」此記載，認為小宴

²⁷ 張勝海，〈帝子設宴納賓賢，賞花釣魚賦太平——中國古代曲宴初探〉，《學術探索》，3期(2005)，頁131—135。

²⁸ 尹高林，《北宋宴飲活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14—15。

²⁹ 持反方說法的為陳戍國。陳戍國認為小宴於宮中的垂拱殿舉辦，曲宴為非宮中的場所舉辦，因此不認為小宴為曲宴。

即是曲宴，不過並沒有解釋原因，但其舉《事實類苑》中：「舊制，每便殿小宴，當直學士與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故相李昉及扈蒙在翰林日，常預斯宴，後為閣門使梁迥奏罷之。至是，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奏復之。」的例子對照同書中《楊文公談苑》和《宋史》卷二百六十六〈蘇易簡傳〉對於此事的描述皆以「曲宴」記載。因此，張勝海認為曲宴就是小宴。

尹高林亦舉「契丹人使入見，賜小宴」的記載說明曲宴為小宴，並舉出《宋會要輯稿》的曲宴門內收錄了此條記載，故也認為曲宴又被稱為小宴。

在張勝海所引《事實類苑》的記載為，垂拱殿的例子，而兩人共同舉的《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曲宴門下「契丹人使入見，賜小宴」，按照同門對於景德三年的記載：「宋會要〔曲宴〕。(景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契丹從人上節都一班入見，中節、下節亦一班入見。長春殿小宴，使、副更不別班謝，綴宰臣一班入，從臣別班入。」³⁰可見契丹使副入見會於長春殿³¹進行小宴，因此，筆者認為張勝海、尹高林所舉的兩個例子都為在長春殿(垂拱殿)，所舉辦的小宴。

事實上，除了在垂拱殿有以小宴來稱呼曲宴的例子外，在後苑的賞花曲宴、以及觀書活動後的曲宴，也有以小宴來稱呼的例子。如阮閱《詩話總龜》中對於太宗時期後苑的賞花釣魚宴，以小宴稱之³²，又《玉海》卷二十七〈帝學〉天聖七年(1029)的記載講《尚書》結束之後，曲宴太清樓，後面的注寫到：「終一書有小宴」³³，這些都是在垂拱殿以外，見到可以「小宴」稱為曲宴的例子。因此，北宋曲宴確實有時以小宴稱之。不過，多數的曲宴仍然以「曲宴」或「宴」記載，「小宴」則為少見。

綜觀上述，北宋曲宴延續前朝的賦詩和私宴的兩種性質，在苑囿、池禦、觀稼、畋獵都有舉辦曲宴的可能性，北宋的曲宴雖為不定期舉辦，但仍可歸納出有

³⁰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48。

³¹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西有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頁 2098。

³² 《詩話總龜》卷之四〈稱賞門〉：「太宗留意藝文，好篇詠。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賞花釣魚小宴，宰相至三館畢預坐。咸命賦詩，中字為韻，上覽以第優劣。」頁 37。

³³ 《玉海》卷二十七〈帝學〉：「咸平崇政殿宴〔天聖。景祐。慶歷。〕天聖太清樓宴〔賜章服附〕。(天聖)七年 1029 十月丁酉〔十二日〕講尚書畢，曲宴太清樓〔凡講書終卷，多賜會資善堂，終一書有小宴。〕」頁 571。

一些舉辦的因素，而咸平三年(1000)成為定制的賞花釣魚宴，為曲宴中固定的例子，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為曲宴的特例，或不被認為是曲宴。且曲宴又可稱為小宴。這是目前學界對於曲宴的理解。

故本文對於曲宴的資料收集上，總納字面上為「曲宴」的記載，「小宴」、「曲燕」為輔。至於，其他「宴」的記載，則參考他本描述同件事有以「曲宴」稱之者，才為本文收集的範圍，茲將這些記載製成表格(表 1)。

從表格可見北宋舉辦曲宴的場所，可分為三部分，一為宮中的紫宸殿、垂拱殿，以及龍圖閣、群玉殿、崇政殿等，二為後苑、延福宮，以及徽宗時期的宣和殿、保和殿，三為郊外。曲宴在時間上雖較為不固定，但曲宴的活動內容，多半與場所有關，不同的場所會有不同性質的曲宴，如太清樓為北宋重要的藏書處，所以在此舉辦觀書、講書曲宴，垂拱殿為宮中的紫宸殿之後殿，在政治上有其重要性，故在垂拱殿舉行的曲宴為將相辭見、外國使者入辭見曲宴。

在徽宗之前，曲宴最常於後苑舉行，其次為垂拱殿。後苑的曲宴記載集中在真宗、仁宗兩朝。後苑可以因賞花、觀書、祭祀禮成、觀稼而舉辦曲宴，如賞花釣魚曲宴、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為汾陰的祭祀禮成，於後苑曲宴宗室、輔臣³⁴。天禧二年(1018)於宣聖殿曲宴賜牡丹³⁵，以及在景德四年(1007)³⁶、天禧三年(1019)³⁷於太清樓、玉宸殿、翔鸞閣觀書附有曲宴。

另外，後苑中的太清樓，除了觀書可曲宴外，也可作為講書結束的曲宴空間，如在仁宗天聖七年(1029)講完《尚書》之後有曲宴太清樓的例子³⁸，或是翰林學士孫奭請老時，仁宗於太清樓曲宴以送之³⁹，亦可為重陽曲宴，另一說為在後苑

³⁴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六，頁 1732。《玉海》卷三十〈聖文〉，頁 622。《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宴享門，頁 1437。《宋史》卷八〈真宗本紀〉，頁 149。

³⁵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二，頁 2128。

³⁶ 《玉海》卷三十〈聖文〉，頁 620。《玉海》卷一百六十三〈宮室〉，頁 3105。《宋會要輯稿》禮四五，賞花釣魚宴門，頁 1452。

³⁷ 《玉海》卷二十七〈帝學〉，頁 577。《玉海》卷三十〈聖文〉，頁 629。《玉海》卷一百六十〈宮室〉，頁 3039。《玉海》卷一百六十三〈宮室〉，頁 3105。《宋會要輯稿》禮四五，賞花釣魚宴門，頁 1452。

³⁸ 《玉海》卷二十七〈帝學〉，頁 571。

³⁹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頁 2569。《宋史》卷九〈仁宗本紀〉，頁 190。

觀稻賞棖後的曲宴空間⁴⁰。

在徽宗時期的曲宴空間，以延福宮中的睿謨殿觀牡丹、賞橘、預賞曲宴的記載最多⁴¹，其次為在宣和殿以及宣和元年的保和殿曾有過曲宴的舉辦⁴²。

相較於宮內或郊外所舉辦的曲宴，後苑與延福宮中的曲宴，較著重在觀賞上，在《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宴享門下，有一段記載為舊《會要》內對於大宴的解釋，當中提到了曲宴：

宋會要〔宴享〕。九月十五日，詔：「夏，祭禮畢，飲福宴就用秋宴」。按舊《會要》所載大宴，唯春、秋與南郊、明堂禮成、非時喜慶，則六大宴某殿。又有觀賞，謂之曲宴，別立為門。」⁴³

此記載為政和七年(1117)九月十五日時頒佈了一道命令為：「夏天的祭祀儀式結束後的飲福宴，就以秋宴的形式來舉行。」根據舊《會要》所載的大宴，只有春宴、秋宴、南郊、明堂禮成以及常舉辦慶祝的宴會，則會六大宴於某殿。又有觀賞，則稱為曲宴，曲宴有別於大宴，獨立為另一個分類。

根據此段文字的描述，後苑曲宴附有觀書、觀稻賞棖活動以及延福宮睿謨殿預賞和賞橘、賞牡丹皆屬於此種解釋的例子，足以說明後苑與延福宮中曲宴對於觀賞的重視。另一方面，從此條記載可知在北宋之前屬於不固定性的曲宴，據舊《會要》內將其與大宴分為不同門，獨立成為一門，以及在《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中提到大觀三年(1109)有垂拱殿曲宴儀的規定出現，由此可見，曲宴在北宋初期發展至後期，除了有其重要性外，也有了規範。

⁴⁰ 《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紀〉，頁 221。《宋會要輯稿》禮四五，觀稼宴門，頁 1446。《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重陽宴門，頁 1449。《宋會要輯稿》崇儒七，頁 429。

⁴¹ 觀牡丹的記載可參考《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宴享門，頁 1442。賞橘的記載可參考《初寮集》卷一〈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并序〕〉，頁 11。預賞的記載可參考《揮塵錄》〈餘話卷之一〉中〈延福宮曲宴記〉、〈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頁 218—219、頁 279—281。

⁴² 《皇宋十朝綱要》卷十七，頁 486。《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頁 512。《揮塵錄》〈揮塵後錄餘話卷之一〉，頁 216—218。

⁴³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41。

第二章、以睿謨殿為主的延福宮：徽宗時期的曲宴空間

第一節、延福宮的內部配置

如第一章所述，延福宮的研究多關注在其範圍、內部配置，目前有王鐸、秦宛宛兩人分別繪出延福宮復原示意圖，但兩者的內容並不相同。在本節首先整理這兩種復原示意圖的內容和疑義，並試圖提出延福宮中七殿，在宮內的位置與順序安排，以及各殿於宮內的地位是否真如學者所繪七殿的大小皆為相同的問題。

王鐸根據《宋史》〈地理志〉將延福宮內部主要分為三區，東南為皇室的生活區，北為遊賞區，西為水景湖區。在其所繪的圖中將延福殿、蕊珠殿和七殿所組成的宮殿群置中，九殿的排列有東西軸線和南北軸線，其延福殿、蕊珠殿置於中央軸線上，而七殿則以「冂」字形圍繞延福殿⁴⁴和蕊珠殿，七殿的排序方式推測為按文獻記載的順序，將穆清殿、成平殿置於延福殿的東西兩旁，依次將會寧殿、睿謨殿分置於蕊珠殿東西，最後一排以凝和殿為中心，兩旁為群玉殿、崑玉殿，形成共九個宮殿的長方形區塊。

此區塊的南邊為東、西十五閣，兩個部分皆以橫向五閣，直向三閣整齊的排列，閣的順序推測為按文獻記載的方式排列，由中間向外，以南往北的方式依次排列。在七殿十五閣之外為山水的部分，山的比重大於水的比重，其以宴春閣隔開海與湖，海為南方，湖為北方，湖的比例大過於海⁴⁵(圖 2)。

而秦宛宛根據《楓窗小牘》⁴⁶將延福宮的東西距離分為五段，延伸出五個區

⁴⁴ 王鐸的圖標示為「延福宮」，文中為「延福宮大殿」。據《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殿因宮名曰延福。」改延福殿。

⁴⁵ 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華中建築》，1期(1993)，頁 64—65。

⁴⁶ 秦宛宛引用的是《楓窗小牘》為四庫全書電子版。筆者引用據明萬曆中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影印的《楓窗小牘》(台北：藝文印書館)，因此在建築名稱上會有些出入。《楓窗小牘》卷上：「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巖、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輩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為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為佐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

塊，每個區塊有主要的建築群或是景觀，由東至西分別是十五閣、七殿、延福宮、宴春閣、湖中長堤上的動植物園(圖 3)。

在五個區塊的中央位置為延福殿、蕊珠殿、碧琅玕⁴⁷，延福殿的東西長度大於南北長度，推測因史料記載為「始南向」而以此圖繪，並且為此區域最大的建築，而蕊珠殿、碧琅玕則分別位於延福宮的西南方和東南方，當中蕊珠殿所繪的南北長度大於東西長度，對照延福宮的方向，秦宛宛認為蕊珠殿是東向或西向。

東邊兩區塊為七殿和東西十五閣。東、西十五閣為兩列平行，西閣的部分為十四閣，與東閣相比缺少由北數來的第六閣；在七殿的安排，則無按中軸線排列，從其文中並無說明圖中七殿的順序為何，不過，根據《楓窗小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可見凝和殿旁有明春閣、玉英殿、玉潤殿，又「會寧之北，疊石為山」以及蔡京〈延福宮曲宴記〉：「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顯示會寧殿北方有山，並有八閣。由此，可以推測秦宛宛所繪七殿由北依次為凝和殿、會寧殿，但其餘五殿因圖中未標示以及無文獻可以推測，故目前尚不清楚其餘五殿的順序。

在西邊兩區塊為分別為海、湖，兩者的比例並無太大的差別，海上有十字形的宴春閣，推測因記載提到「舞臺四列」，而以在四邊有突出的區塊表示舞台，所以呈十字形。湖上有堤，水引自景龍江，由北注入湖，又連接海。

從王鐸與秦宛宛所引用的《宋史》〈地理志〉與《楓窗小牘》，對照兩篇描述延福宮的記載，在內容上極為相似⁴⁸，但兩人所繪的示意圖，不論在整體佈局、

亭三峙，鑿圓池為海，跨海為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畸，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為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為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頁 20—23。

⁴⁷ 秦宛宛圖中為「延福宮」，但在文中為「延福殿」，因《楓窗小牘》：「殿因宮名曰延福」，故在此以延福殿稱之。蕊珠殿、碧琅玕在其文中為「僂珠殿」、「碧琅軒」。

⁴⁸ 苗計堂認為《宋史》〈地理志〉在書寫北宋皇宮的部分，原則是根據《楓窗小牘》的記載。

七殿、東西十五閣的排列方式和順序以及山水的比重並無共同處。

就延福宮內七殿十五閣與海的配置來說，由《楓窗小牘》、《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對延福宮之記載，顯示在宮的左邊，即東邊，有包含睿謨殿在內的七個殿、東西各有十五閣，在會寧殿的北方還有石山，山上有殿與亭，在凝和殿有明春閣，在七殿十五閣宮殿群外的西邊，則有海、湖、連通海、湖與山亭的石梁、堤，以及多種類的動植物。秦宛宛的示意圖中將七殿十五閣放置於圖的東邊，海、宴春閣等放置在西邊，因其認為延福宮由延福五位負責建造，在延福宮以延福殿為中央區塊，將文獻所載「宮左復列二位」、「宮之右為佐二」解讀成在中心的東邊即「宮左」，西邊即「宮之右」各有兩個區塊，這樣的解讀方式比起王鐸將十五閣放置在七殿的南方更有說服力。

儘管兩者圖繪有諸多不同，但在兩人所繪的示意圖上，皆將延福殿視為延福宮中最重要之建築，放置於圖中央位置，並以此為中心再依序規劃出其他建築、山水。王鐸的七殿圍繞著延福殿，而秦宛宛的七殿則獨立於延福殿的區塊，在七殿的順序上，前者依照文獻順序安排七殿的位置，不過其將凝和殿置與延福殿、蕊珠殿同一軸線上，因延福殿於宮中具有代表性地位，顯示對王鐸來說凝和殿在七殿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性，而將其置於中軸線上；後者的七殿分散於區塊內，七殿的排列方式並無明顯中軸線，從圖繪也僅知道七殿中有兩殿，因周邊景觀與他殿有不同之處，故能清楚的分辨出來，分別為凝和殿與會寧殿，會寧殿位於凝和殿之南，其餘五殿則無法得知所代表為何殿，在其文中也無進行說明。

從七殿的位置安排可見兩人對於延福宮中每殿的功能、重要性、特色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因兩者所引用的文獻記載，為僅單純描述延福宮的內部配置，若欲瞭解延福宮中各殿的空間如何被使用，以及各殿於宮中所扮演的角色，僅透過這類文獻尚不足夠，若從對於延福宮活動的記載，進行探究，可為其中一種方式，因此，將於第二節從曲宴記的角度對延福宮曲宴空間進行分析。

(見苗計堂，〈《宋史·地理志·延福宮》漏校一例〉，《史學月刊》，2期(1983)，頁50。)

第二節、延福宮中七殿與曲宴的關係

延福宮於政和四年(1114)建成之後，至靖康元年(1126)北宋滅亡的這十三年間，共有五筆史料紀錄著延福宮內曾經舉辦過的曲宴伴隨著景龍門預賞活動與賞橘、觀牡丹曲宴。

一、宮內曲宴與景龍門預賞

延福宮中曲宴附景龍門預賞的活動，可透過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揮塵錄》中蔡京所寫〈延福宮曲宴記〉以及王安中和馮熙載所參與〈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來瞭解。

在此，先說明「預賞」活動為何。據《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所載：「政和三年(1113)正月，詔放燈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龍門預為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黼飾太平、增光樂國，非徒以遊豫為事。特賜公、師、宰執以下宴，及御製詩四韻賜太師蔡京。」⁴⁹。

此段記載說明預賞元宵的活動，始於政和五年(1115)十二月二十九日，當時以景龍門為據點，預作元宵，在政和五年此次活動邀請並舉行公、師、宰執以下參與宴會，並作御製詩賜給蔡京。

根據上一節引用《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對於延福宮的範圍，提到「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延福宮的東邊可到景龍門。又按《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所載：「(舊城)北三門：中曰景龍」⁵⁰，景龍門又為舊城的北中門，因此，延福宮的東界與舊城北界的垂直處為景龍門。

由上可知，預賞活動在政和五年已經開始，並於景龍門為主要的活動空間，這樣的預賞活動，在宣和年間和延福宮曲宴有了連結，以下就三筆記載分述之。

⁴⁹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頁 2698—2699。

⁵⁰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頁 2102。

(今將三筆記載製成表二)

1. 蔡京〈延福宮曲宴記〉⁵¹

蔡京〈延福宮曲宴記〉記載著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癸巳(27)，徽宗召宰執、親王以及李邦彥、宇文粹中等於延福宮曲宴，在宴會活動的中途，至景龍門預賞的活動，後又回延福宮觀賞和飲茶。

首先，至睿謨殿曲宴，雖在設置座位上與外廷賜宴的禮儀相同，但從「然器用般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可見在延福宮曲宴時所使用的器具與樂曲，有別於一般的宴會。睿謨殿的曲宴結束之後，至睿謨殿門的東廡稍做休息。傍晚時再至景龍門，從景龍門可見到遠方的玉華閣，以及樓下都人來來往往。觀燈後到穆清殿，入崆峒洞天和霓橋至會寧殿，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入閣觀賞裡面的擺設，所收藏的器物跟睿謨殿的不同。最後，再至成平殿飲茶，以上為蔡京〈延福宮曲宴記〉主要的內容。

根據文獻的記載可以知道此次的曲宴活動，在路線上，先至睿謨殿，後至景龍門，再至穆清殿、會寧殿，最後到成平殿。

在睿謨殿因「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般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可攜歸。」「酒五行」，可見在此有宴飲的活動，並伴隨著「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音樂欣賞。

又「都人熙熙」顯示在景龍門預賞時，為與民處於同一空間。

而成平殿的活動「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醞面，如疎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可見有飲茶的活動，又「妙舞蹁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復出宮人合曲」因此也有歌舞的表演。

再者，記載中於會寧殿有「珍異如海陸羞鼎」、「玉罈」的飲食與飲酒活動，

⁵¹ 收錄於《揮麈錄》〈餘話卷之一〉，頁 218—219。

而蔡京〈延福宮曲宴記〉對於會寧殿空間的描述「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入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文句內的「崆峒」與「洞天」，在道教上可指為仙山以及神仙居住的地方，因此，從穆清殿進入會寧殿需經過崆峒洞天，自會寧殿進入閣，又需通過崆峒，表示會寧殿在空間的營造上與他者不同，似乎有意打造出神仙世界。

2. 《揮塵錄》〈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⁵²與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⁵³

《揮塵錄》中〈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所記載的是宣和七年(1125)⁵⁴十二月於延福宮睿謨殿張燈預賞並有曲宴，徽宗命王安中和馮熙載兩人寫詩以進，因此內容主要為王安中和馮熙載兩人對於此次曲宴所作的詩。

在王安中《初寮集》中的〈睿謨殿曲宴詩〔并序〕〉的序中並無年代記載，不過，詩與《揮塵錄》中〈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內王安中所進給徽宗皇帝的詩相同，因此可以說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與《揮塵錄》〈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兩者為同一件事情。

因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有序的記載，為《揮塵錄》中所無，所以在探討宣和七年於延福宮的曲宴，王安中的部分選取《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馮熙載的部分則為《揮塵錄》〈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

⁵² 原文無篇名，在此以開頭三句作為其篇名。收錄《揮塵錄》〈後錄卷之一〉，頁 95—97。

⁵³ 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127，頁 8—11。

⁵⁴ 關於此記載的年代，劉永翔認為不是在宣和七年舉辦，而是在宣和元年舉辦。其根據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一五〈書宋詩紀事王安中預賞元宵曲宴應制〉後，所說在宣和七年十月與十二月金兵已南下，不可能有預賞的活動，因此他認為睿謨殿曲宴的年代不應該在宣和七年(1125)，又考馮熙載在〈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內的詩有提到：「宣和初載元冬尾」，指的是宣和元年，當年王安中為尚書右丞，符合其於序中所說「備位政府，曾未閱月」。因而認為此曲宴活動為宣和元年所舉辦。（《清波雜誌校注》，頁 247—248。）

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

王安中的序中說明，王安中受到徽宗的邀請到禁殿，即睿謨殿，曲宴。在此日，垂拱殿奏事完畢之後，退至睿謨殿外，由東序入席，女樂在睿謨殿庭的南端。此時，雪後放晴已可見花已盛開。過午之後，在睿謨殿舉行的宴飲結束。徽宗准許登景龍門⁵⁵，王安中由穆清殿廡外閣道登至景龍門，可以見到東邊的艮嶽和南邊的琳宮、北邊的景龍江，以及景龍門下都人的太平景象。到了晚上，復召至穆清殿觀燈，再至平成殿(成平殿)⁵⁶飲茶，最後至會寧殿觀賞古器物、飲酒、分賜嘉果和山珍海味。這是王安中對於宣和七年曲宴的記載。

然而，在馮熙載的詩，僅能從文句中看到，其所經過的路線，先至穆清殿，後被詔至睿謨殿賞樂，再至景龍門觀都人，後至平成(成平)⁵⁷與會寧殿。

由上述兩條史料可見，兩者的路線雖然不盡相同，但仍有一致性。王安中的詩序並無先至穆清殿，而是由睿謨殿開始，但據「復詔觀燈於穆清」中有「復」一字，可推測王安中沒寫首先到的穆清殿。因此，王安中以及馮熙載的記載可以相互補充，這次曲宴的路線，可能先至穆清殿，後由睿謨殿東序進入睿謨殿，於睿謨殿開席，午後至景龍門，由門上看門下都人，晚上再至穆清殿，後至成平殿、會寧殿。

在此次的曲宴，從兩者對於睿謨殿的記載「酒行歌起」、「錯落飛盃罌」、「女樂數十」、「鏘洋雜管絃」、「音節清亮、聲度閑美」、「調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樂作舞入」、「回雪舞翩翩」、「回雪飛花稱獨步」可知於睿謨殿有飲酒活動以及音樂、歌、舞的表演，而「女樂數十，陳於殿庭南端」可見睿謨殿有「庭」，可以作為人員的排列空間。

在穆清殿的空間則以「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雲母屏」顯示殿內裝飾的華麗。

⁵⁵ 在王安中的序以「景龍樓」稱之。

⁵⁶ 原文為「平成」。在《楓窗小牘》、《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宋史》〈地理志〉等描繪延福宮內部建築的文獻，皆以「成平殿」記載，又蔡京〈延福宮曲宴記〉內亦載以「成平殿」，唯獨在王安中的序與馮熙載的詩，以「平成」記載。

⁵⁷ 同上註

會寧殿的活動從「酌酒臨勸」、「酩酊醜寶船」、「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海螯初破殼，江柱乍離淵。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鯪。南珍誇釘飯，北饌厭烹煎。」得知有飲酒、飲食以及「命宮嬪奏細樂於前」、「秦曲移箏柱，唐粧儼鬢蟬。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說明有音樂的表演。特別的是，「虞敦、夏鼎、商盤、紀甗、龍文、夔首、雲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規模商甗鑄，款識魯壺鐫。」皆能說明在會寧殿收藏許多歷代古器物，並以古器物作為飲酒之器具。

在景龍門的記載則以「都人百萬」、「謳歌」的記載說明為與民同享的空間。

二、睿謨殿與賞橘曲宴

睿謨殿為延福宮的七殿之一，除了上述曲宴活動以外，在秋天時還有舉辦賞橘曲宴。

王安中《初寮集》〈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并序〕⁵⁸記錄宣和七年九月時在睿謨殿賞橘的活動，席間有百官，「雲韶在庭行綴，翼翼歌音舞節，俱出禁坊法部之右」可見宴會伴隨著音樂的演奏，於「庭」的空間進行，之後展示橙橘並分賜，所賞的橘為神宗元豐年間所種植，在這段宴會結束之後，又有「清蹕再傳珠箔輕明嬪御中出，翠鋪高朶、金泥窄袂、寶帶玉貝、瓊璫瑤瑟，端如遊閨風，拱霄極親聽雲和九鈞之妙。」女樂的表演，以及「海錯南珍」、「極權盡醉乃散」的宴飲。

上述四筆為關於延福宮內曲宴的記載，可知在延福宮中的曲宴活動上多著重

⁵⁸ 王安中《初寮集》〈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并序〕〉：「臣近者伏蒙聖慈，以九秋既杪，四海告豐申惠群工，特均燕衍。於時，天宇澄霽，日景晏溫，帝居九重，和氣充塞，大昕之初，羣臣已集睿謨外廡，趣入就列花巾絲絢，拜手即坐，聖顏悅豫，咫尺不違天支，蕃昌佩玉在席，燕越鄆國而下，凡十眞王、公槐，相袞運逢千一，並受其福亦多，世顯同升之盛，雲韶在庭行綴，翼翼歌音舞節，俱出禁坊法部之右，屬后示薦瑞植物效珍嘉橘、瓊橙近秀禁籞，肇自元豐之手種，仍沐宣和之膏澤，金苞翠葉磊落璀璨，非湘江楚澤下土之產所能髣髴，就摘分嘗香襲懷袖。初筵已秩，清蹕再傳珠箔輕明嬪御中出，翠鋪高朶、金泥窄袂、寶帶玉貝、瓊璫瑤瑟，端如遊閨風，拱霄極親聽雲和九鈞之妙。御榻之左，則上方之寶器在焉，觀者進云：此碧落空歌大浮黎物也。既稱億萬歲壽，笑語無間，臨勸不名海錯南珍手自傳賜，上親諭，羣臣曰：「太平無事，飲酒豈樂」，茲惟其時期以夜分，極權盡醉乃散。臣某歸自朔，方預叨齒召天語念在，并詔：以內修外攘綏萬邦屢豐年之意，俾奏篇紀事，臣頃以不腆之文，仰誤殊獎，歸美報上，乃臣本志，敢不控竭蕪陋。仰塞隆旨，謹齋沐課成五言百韻律詩一首，繕寫上進，冒瀆天威，臣無任。...」頁 11。

在對於飲食、飲茶、歌、舞、音樂的描繪，在延福宮中東邊的七殿，最頻繁被使用的有睿謨殿、穆清殿、會寧殿、成平殿這四個殿。之中，最重要的為睿謨殿。伴隨著景龍門預賞的三筆曲宴記載，都於睿謨殿曲宴秋天的賞橘活動曲宴也僅在睿謨殿舉行，又宣和七年有觀牡丹的記載⁵⁹。

按理說，延福宮中有延福殿，因以延福殿為宮中首重的建築，在第一節王鐸與秦宛宛的圖繪皆能見到此種看法，但在曲宴的記載中，睿謨殿卻如此被頻繁使用，這樣的現象或許可從政和二年見到一些原因。

據《宋會要輯稿》所載「(政和二年 1112)十一月二十三日，延福宮宴輔臣，至午時，有群鶴二十四隻自西來，睿謨殿上盤旋，分作三隊，東西而去，詔許拜表五海。」⁶⁰此記載為政和二年，即在原有的延福宮，睿謨殿已存在，有鶴盤旋的現象為祥瑞徵兆，按此推測因政和二年此事件的發生，使得睿謨殿在延福宮中相較與他殿更顯得獨特，這樣的地位並無因搬遷而減低。

除了從曲宴的記載可見以外，透過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對於中國與高麗交流記載，更可以應證睿謨殿在延福宮的特別之處。《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所載：

宣和四年(1122)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侯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1123)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⁶¹

記載說明中國使者欲前往高麗時，出發前的準備過程中，必須先至睿謨殿，在此宣示要給予高麗禮物。故睿謨殿不僅在曲宴時為主要的宴會空間，也可為展示珍貴物品的空間，研判因宮中所收藏之物品，不論在食器、酒器等眾多且貴重，

⁵⁹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宴享〕。(宣和)七年三月十七日曲宴公輔宰執親王楚從等，於延福之睿謨殿觀牡丹。」頁 1442。

⁶⁰ 《宋會要輯稿》瑞異一，頁 2061—2062。

⁶¹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頁 118。

如在會寧殿有古器物的收藏，且八閣分別收納不同的物品，以及在穆清殿、會寧殿的裝飾上講究，都可見延福宮內藏品之豐厚，而睿謨殿因相較於其他殿，在文王安中〈睿謨殿曲宴詩〔并序〕〉與〈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并序〕〉都其有「庭」的空間，為其他殿所無，因此，推測睿謨殿因有「庭」的關係，所以在七殿中為適合用於宣示禮物的展示空間。

根據本章第一節，認為延福宮中的七殿十五閣位於宮的東邊，按上述從曲宴的角度推測睿謨殿為七殿中最重要的曲宴空間，又從描述延福宮內部建築的文獻上，對於延福宮七殿記載順序，皆將睿謨殿置於七殿的中間，因此，推測睿謨殿位於七殿的中央位置。再者，據附有預賞的三筆曲宴文獻，不論在登景龍門之前或之後都需經過穆清殿，推測穆清殿應為七殿中最接近景龍門的殿。

小結

經由曲宴記的分析，可以說明延福宮的空間有下列特色。曲宴所使用的宮殿基本上有四棟，為睿謨殿、穆清殿、成平殿、會寧殿。當中，以睿謨殿為最核心的宮殿，從蔡京〈延福宮曲宴記〉和王安中詩序、馮熙載詩以及其他記載，顯示在睿謨殿的曲宴活動，有歌、舞、樂、飲食、飲酒、賞橘、觀牡丹，以及「女樂陳於殿庭南端」、「雲韶在庭行綴」，可見睿謨殿有庭，可作為人員排場以及適合作為展示物品的空間。

其餘三殿穆清殿、成平殿、會寧殿，則各有不同的特色。穆清殿有觀燈活動，因觀燈舉行於夜晚，為了照明而點燭火，燭光搖曳映照著殿內的琉璃、夜光等裝飾，而使人有身處於虛幻空間的錯覺。成平殿有歌、舞、以及他殿所無的飲茶活動。會寧殿在空間上，因進出入需經過崆峒洞天，營造出神仙世界的感覺，在殿內有飲酒、飲食、音樂表演。

由上可見，延福宮的曲宴著重於描繪宴飲，從睿謨殿、會寧殿所使用器具、佳餚、音樂，成平殿舞蹈的記載，得知延福宮曲宴有別於一般的宴會，也因如此，在空間上，睿謨殿為舉行多種活動的曲宴空間，又可作為展示空間，故有「庭」的設置，而穆清殿以殿內的裝飾、會寧殿以殿外景觀，兩者皆試圖打造虛幻空間。

第三章、後苑：北宋的曲宴空間

徽宗時期延福宮為舉辦曲宴的首要空間，在徽宗之前則為後苑。目前研究傾向關注於後苑的曲宴活動，至於後苑曲宴空間尚不清楚。

在第一章已說明過後苑的範疇尚有可議之處，關於後苑的配置目前有秦宛宛示意圖(圖 4)可作參考，其引用《宋會要輯稿》方域一、〈太清樓特燕記〉與〈保和殿曲宴記〉繪成示意圖，在圖中將化成殿、翔鸞閣、儀鳳閣放置於太清樓的西邊，將宣和殿、保和殿置於太清樓東邊，且宣和殿、保和殿分置於不同地方，當中宣和殿與太清樓可透過小花徑、碧蘆叢連接起來。

而藤本猛的文章，則持不同看法，因其詳盡分析〈太清樓特燕記〉與〈保和殿曲宴記〉的共同景觀，故認同其將宣和殿置於保和殿之南，兩者為前後關係的說法(圖 7)。

對於秦宛宛將宣和殿與保和殿與後苑化成殿分置不同處，筆者根據元代《禁扁》的記載推測兩者位置應該在附近，甚至有重疊的部分，將於本章第三節進行說明。

由於化成殿為真宗、仁宗時期出現的建築，宣和殿、保和殿為徽宗時期才出現的建築，因此，在此章前兩部分先透過真宗時期於後苑的曲宴活動，來說明真宗、仁宗時期於後苑的曲宴空間，再者，透過《禁扁》的記載說明真宗時期後苑與徽宗時期宣和殿、保和殿的關係，最後以〈保和殿曲宴記〉與真宗、仁宗時期後苑的曲宴記載，說明後苑的曲宴在北宋時期著重的轉變。

第一節、 後苑曲宴與觀書活動

後苑曲宴附有觀書活動於景德四年(1007)三月七日曾經舉辦，在《玉海》、《宋會要輯稿》內都有對於此事件的記載。

按《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所載：「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景德四年三月七日，曲宴後苑，初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又至景福殿臨放生池，東至玉宸殿，歷翔鸞、儀鳳二閣，命坐置酒，帝作五言詩，從

官皆賦，遂宴于太清樓下。」⁶²此描述景德四年(1007)的曲宴，在活動內容有垂釣、登太清樓觀書，再至玉宸殿，經過翔鸞閣、儀鳳閣，飲酒賦詩，後宴於太清樓下。

關於此次曲宴，在台北故宮所藏《景德四圖》中〈太清觀書〉，描繪的便是此觀書活動的情況，在文獻上描述了許多建築物，但在繪畫的表現上只選擇太清樓來代表此次的活動，又在《事林廣記》中的後苑，亦也有標出太清樓，顯示太清樓相較於後苑其他宮殿更具有標示性。

另一方面，此記載亦提到：玉宸殿、翔鸞閣、儀鳳閣。這三棟建築，在文獻上常一併出現，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至玉宸殿觀書，宴於翔鸞閣，並曲水流觴⁶³。大中祥符九年(1016)至翔鸞閣觀書，至流杯殿泛觴，後登象瀛山、翠芳亭，再至玉宸殿宴會⁶⁴。透過大中祥符七年、九年的記載，可知玉宸殿和翔鸞閣，兩者都可分別為觀書和宴會的場所，當中在翔鸞閣附近有提供曲水流觴的場地，加上曲水流觴完之後可登象瀛山、翠芳亭再至玉宸殿宴會。因此，在玉宸殿附近的建築群有翔鸞閣、儀鳳閣、流杯殿以及象瀛山和翠芳亭。

關於曲水，在《宋會要輯稿》方域一對於宮中天章閣後寶文閣的記載，也有提到流盃⁶⁵。寶文閣為藏仁宗御筆、御書處，而翔鸞閣為收集太宗御籍處，兩者皆為藏書處，也有觀書活動，顯示在觀書的空間與曲水有密切關係。

⁶²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52。另在《玉海》卷三十〈聖文〉、卷一百六十三〈宮室〉，頁 620、3105，可見到相似記載。

⁶³ 《玉海》卷三十〈聖文〉：「祥符觀書流盃詩。七年三月十日乙未，召輔臣于玉宸殿，觀太宗聖文神翰，賜宴翔鸞閣，又臨曲水浮觴，小黃門奏樂，帝作〈觀書〉〈流盃〉詩二首，侍臣皆賦。」頁 625。《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觀書宴〕。(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十日，詔輔臣于玉宸殿，觀太宗聖文神翰，賜宴，又臨曲水浮觴，小黃門奏樂，帝作〈觀書〉〈流盃〉詩二首，侍臣皆賦。」頁 1451。

⁶⁴ 《玉海》卷二十七〈帝學〉：「祥符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天禧附〕。九年二月癸卯〔二十七日〕，召近臣于後苑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因示聖製，太宗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一云觀聖製樂府文論〕五臣論。樂府辭。上作歌詩二篇。命從臣賦詩，移幸流杯殿，登象瀛山翠芳亭，遂宴玉宸殿〔殿在苑中，密邇宮業〕。」頁 577。《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觀書宴〕(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近臣于後苑翔鸞閣，觀太宗御書，移幸流杯殿泛觴，登象瀛山翠芳亭，遂宴于玉宸殿。殿在苑中，密近宮禁，帝優寵輔臣，每大講慶成從容一詔至焉，今兩制皆預特恩也。」頁 1451。

⁶⁵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次北寶文閣。舊曰壽昌，慶歷初改今名。以奉仁宗御筆、御書。閣東西序嘉德、延康二殿，殿間以桃花文石為流盃之所。」頁 7307。

這組玉宸殿附近的建築群，除了可以作為觀書活動的空間以外，此處也同時為真宗時期後苑觀稼的重要地點。據《玉海》、《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自福建引進占城稻，種植於後苑玉宸殿⁶⁶，至始開始，玉宸殿在後苑的地位變開始提升。大中祥符六年(1013)觀穀後移至山亭⁶⁷，根據前述玉宸殿宮殿群附近有象瀛山和翠芳亭，推測此處的山亭可能指的就是象瀛山和翠芳亭。由此可知，以玉宸殿為主的宮殿群，為後苑中另一個經常被使用的活動空間。

第二節、太清樓的賞花釣魚宴

北宋的賞花釣魚宴因在《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曲宴中提到「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因此，賞花釣魚宴被學界認為是曲宴。賞花釣魚宴始於太宗時期，至真宗時期成為定制，仁宗時期因戰事不舉辦賞花釣魚宴，之後也未再文獻中見到賞花釣魚宴的相關記載。賞花釣魚宴有賞花、釣魚、宴飲、賦詩、習射活動，這是目前學界對於北宋賞花釣魚宴的基本認知⁶⁸。從中可見對於賞花釣魚宴於後苑的活動地點目前還未有研究探討，而活動內容的瞭解，也僅止於賞花、釣魚、賦詩。

不過，學界所引用賞花釣魚宴的例子，有些僅以「宴」來記載，但僅以「宴」的記載來說明此為曲宴的記載，針對此種引述還有待商榷的空間，因若無其他文獻可以說明「宴」的記載是曲宴，就無法證明「宴」為曲宴。

⁶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七：「(大中祥符五年 1012) 五月戊辰朔 1，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上與近臣同觀，作歌畢和，又遣內侍持稻示百官於都堂。」頁 1764。《玉海》卷七十七〈禮儀〉：「祥符玉宸殿占城稻。玉宸殿瑞穀圖。玉宸殿瑞麥。〔見御詩〕。先是祥符五年 1012 五月辛未 4，〔一本二月〕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西浙三路轉運，仍擇民田之高仰者分給蒔之，仍出種法揭榜示民。是稻，即旱稻也。上以三路微旱則稻不登。」頁 1482。

⁶⁷ 《玉海》卷三十〈聖文〉：「祥符新集御製文頌歌詩。嘉穀詩。御製文論歌詩。館閣聖製。《實錄》：祥符六年 1013 七月己未 29，召輔臣觀粟於後苑，移御山亭，觀粉牌新書御製文論歌詩，復閱御書及嘉禾圖，上作嘉穀詩賜輔臣。」頁 623。

⁶⁸ 有關後苑的賞花釣魚曲宴可參考張勝海，〈帝子設宴納賓賢，賞花釣魚賦太平——中國古代曲宴初探〉，《學術探索》，3 期(2005)，頁 131—135。路成文，〈北宋宮廷“賞花釣魚宴”及其文學、政治意義〉，《黃岡師範學院學報》，1 期(2007)，頁 15—19。尹高林，《北宋宴飲活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 13—17。

為避免有模糊的空間，所以在此節說明賞花釣魚宴時，僅提出以字面上為「曲宴」的記載，或是雖然以「宴」記載，對於對照他本同一件事為「曲宴」，則也屬於本節所討論的記載。

賞花釣魚曲宴在真宗時期咸平三年成為定制，關於定制的記載在《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宋會要輯稿》皆能看到相關記載，今將各文獻一併羅列出來，能更清楚得知在真宗時期被稱為賞花釣魚宴的基本要素：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曲宴：「(咸平三年 1000 真宗)三年二月晦，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⁶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六：「(咸平三年 1000 二月)丙子(29)，曲宴近臣於後苑，上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亭，盡歡而罷，自是著為定制。」⁷⁰

《玉海》卷三十〈聖文〉：「咸平賜宴賞花詩。三年 1000 二月丙子〔二十九日〕賞花，宴于後苑，作〈仲春賞花釣魚〉七言詩，羣臣皆賦，遂射于水殿。」⁷¹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咸平三年 1000 二月二十九日，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⁷²

從上述四條史料，咸平三年的賞花釣魚宴，在活動內容有賞花、宴會、帝作詩、臣賦詩、射，雖然從文句中未能直接看到有釣魚活動，不過透過皇帝作的賞花釣魚詩，可以間接說明在賞花釣魚宴內有此項活動。此次舉辦地點為後苑，至於，於後苑的何處舉辦，並不清楚，僅知在水亭或水殿舉辦射。

若細究賞花釣魚宴成為定制後，從真宗至仁宗這段時間，賞花釣魚宴融入了觀書活動，使得賞花釣魚宴在宴會的形式有些改變，至仁宗時，在地點上更加明確。

⁶⁹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頁 2692。

⁷⁰ 《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995。

⁷¹ 《玉海》，頁 618。

⁷²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52。

在景德四年(1007)的賞花釣魚宴，按《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所載：「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景德四年三月)十六日，大宴崇德殿中飲，詔近臣曲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帝作〈賞花〉〈千葉牡丹〉詩，從官畢賦，詔大理評事宋綬、邵煥預會。綬、煥皆在秘閣肄業故也。〔《麟臺故事》：景德四年三月甲寅，大宴崇德殿中，召近臣曲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大理評事宋綬、邵煥預會，以皆在秘閣肄業故也。上作〈賞花〉〈千葉牡丹〉詩各一章，從官畢賦，吏部尚書張齊賢、刑部尚書溫仲舒、工部尚書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應制，不許。有頃，射于太清樓下。〕」⁷³與咸平三年(1000)相比，在活動內容仍有賞花、釣魚、賦詩，並無太大的改變，但射的場所從水殿或水亭變為太清樓。

到了天禧三年(1019)，在《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及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臨池垂釣，射于太清樓下，帝作賞花釣魚五七言詩，命皇太子書，以示近臣，群臣皆賦，前一日詔翰林學士錢惟漢已下被勅并領預赴。」⁷⁴

句中翔鸞閣觀書、儀鳳閣、玉宸殿都為上一節所提到曲宴附觀書活動的空間，且以往觀書活動皇帝所作的詩，為無題名的五言或七言詩及以觀書為題的詩⁷⁵，但在天禧三年的觀書後，卻作賞花釣魚詩。再者，真宗時期賞花釣魚曲宴的「射」一開始於水殿或水亭進行，在景德四年(1007)開始有射於太清樓下，而曲宴附有觀書活動，未曾有射，而是為宴於太清樓下，在此條記載為射於太清樓下。因此，可說在天禧三年的活動為賞花釣魚曲宴和觀書活動結合在一起。

這樣結合的成果體現於仁宗時期的後苑賞花釣魚曲宴的記載為「曲宴後苑賞花釣魚...移宴太清樓」⁷⁶，由此可見，在賞花釣魚曲宴中，融入了觀書活動的宴

⁷³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52。

⁷⁴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頁 1452。在《玉海》卷三十〈聖文〉、卷一百六十〈宮室〉、卷一百六十三〈宮室〉頁 629、3039、3105 都可見到類似記載。

⁷⁵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觀書宴〕。(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十日，詔輔臣于玉宸殿，觀太宗聖文神翰，賜宴，又臨曲水浮觴，小黃門奏樂，帝作〈觀書〉〈流盃〉詩二首，侍臣皆賦。」頁 1451。

⁷⁶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天聖)九年(1031)三月十七日，曲宴後苑賞花釣魚，命從臣賦詩，限以五言八韻，以新字為韻，移宴太清樓。是日，先賜食于幕次。」、「宋

於太清樓，使得太清樓在真宗中後期、仁宗時期為後苑賞花釣魚宴的主要活動空間。

第三節、 由〈太清樓特燕記〉與〈保和殿曲宴記〉觀看宣和殿、

保和殿與後苑的關係

徽宗時期的曲宴場所，除了第二章所提及的延福宮以外，還有宣和殿與保和殿，但因目前關於此兩棟建築的位置還未有一致的看法，根據藤本猛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政和二年(1112)、宣和元年(1119)的宣和殿、保和新殿情況、位置與周圍景觀。今在其基礎之上，將引用《禁扁》以說明兩者與上一節所提到後苑舉辦曲宴空間的關連性。

由於在徽宗時期保和殿的稱呼較為複雜，可以指三種不同時期的建築物。〈保和殿曲宴記〉記載的是宣和元年(1119)九月徽宗與蔡京等燕於保和新殿的情況，在此的保和新殿是指成於宣和元年八月的保和殿。不同於在延福宮舊址所興建，完成於政和四年(1114)的保和殿，也不同於宣和二年(1120)正式改宣和殿為保和殿的保和殿⁷⁷。為了避免讀者混淆，在本文將宣和元年八月完成的保和殿，一律稱為保和新殿，而在此節所探討的保和殿也僅於保和新殿。

從〈太清樓特燕記〉、〈保和殿曲宴記〉的記載可發現，相同的景觀為玉華殿、太寧閣、層巒等亭。將兩筆資料疊合，可以知道在玉華殿、三洞瓊文之殿附近有東、西曲水的設置，徽宗從西曲水可以到太寧閣，太寧閣附近有山以及層巒等四個亭和會春閣。

文中的太寧閣和會春閣，在元代《禁扁》有這麼一句描述：「宋。閣。大寧

會要〔賞花釣魚宴〕景祐三年(1036)三月六日，曲宴後苑賞花釣魚，帝賦詩群臣席上次韻，移宴太清樓。」頁 1453。

⁷⁷ 據《宋會要輯稿》方域一：「宣和二年 1120 二月一日，詔：『宣和已紀年號，殿名易為保和殿。』」頁 7314。不少學者認為在宣和元年宣和殿以改名為保和殿，支持此論述者引用的文獻為《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己亥宣和元年 1119。〕二月庚辰 4 以藉田禮成。改元改宣和殿為保和殿。」頁 510。《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紀〉：「(宣和元年)二月庚辰改元，易宣和殿為保和殿。」頁 403。但在蔡京所寫的〈保和殿曲宴記〉記載的是宣和元年九月的情况，文中仍有出現宣和殿。按此，以《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中所載的詔為主。

〔改翔鸞〕。會春〔改儀鳳〕」⁷⁸，從此條記載可見，翔鸞閣與儀鳳閣分別改名為大(太)寧閣與會春閣。

在第一節的後苑觀書活動空間中，可知真宗時期的玉宸殿附近有翔鸞閣與儀鳳閣，按《禁扁》所說太寧閣與翔鸞閣為同一棟建築物，會春閣與儀鳳閣同。對照真宗玉宸殿附近的記載與徽宗時期宣和殿後的記載，可以發現兩處的相似。

由觀書活動的記載，顯示翔鸞閣附近有曲水，象瀛山、翠芳亭，在太寧閣附近也同樣有曲水，並且徽宗由西曲水上至山，可見其所登的山可能為真宗時期的象瀛山。至於，在真宗時期於後苑可為觀書、種稼、曲宴的玉宸殿，亦可為藏書處⁷⁹，在仁宗明道元年改為化成殿後⁸⁰，曾有長過芝的記載⁸¹。徽宗〈太清樓特燕記〉中的「三洞瓊文之殿」內有奉高真，而「瓊文」可指道教經典，可見「三洞瓊文之殿」也為藏書處，在大中祥符四年的觀書活動中，曾由玉宸殿佛閣至東西洞觀古書⁸²，因此推測「三洞瓊文之殿」可能為玉宸殿。

再者，《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中在提到哲宗的宣和殿時，有說明其在後苑空地而建：

(紹聖)二年 1095 四月二日宣和殿成，初，哲宗以睿思殿先帝所建，不敢燕處，乃即睿思殿之後，有後苑隙地，僅百許步者，因取以為宣和殿焉。宣和殿者，止三楹，兩側後有二小沼，臨之以山。殿廣袤纔數丈，制度極小，後太皇太后垂簾之際，為臣僚論列，遂毀拆，獨餘其址存焉。及徽宗親政久之，宣和於是旋復。徽宗亦踵神宗哲宗故事，晝日不居寢殿，又以睿思時為講禮、進膳之所，乃皆就宣和燕息。大觀二年，既再繕葺之，徽宗乃親書為之記，甚詳，而刻諸石。

⁷⁸ 《禁扁》，頁 16。

⁷⁹ 《宋史》卷二百二〈藝文志〉：「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頁 5032。

⁸⁰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即玉宸殿，明道元年 1032 改。〕」頁 2099。

⁸¹ 《宋史》卷十〈仁宗本紀〉：「(景祐四年 1037 五月)丙寅 25，芝生化成殿。」頁 202。

⁸²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 1011 十月)丙寅 27，召輔臣至苑中山亭觀太宗聖製及四部書，由玉宸殿佛閣至東西洞觀古書，讀御製書籍記石，上作詩，王旦等賦和。」頁 1738。

據記載顯示睿思殿為神宗熙寧八年(1075)所建，在哲宗紹聖年間於睿思殿之後，僅百許步的後苑空地，建造了宣和殿，作為燕息之處，成於紹聖二年四月二日。此時的宣和殿三開間，左右兩側之後有兩個小沼，兩個沼在山的附近，宣和殿的東側有小殿為凝芳殿，西側為瓊芳殿，前有重熙殿，後有環碧殿。殿身的長度與深度僅數丈，規模很小，後來在元符三年(1100)太皇太后與官員討論，將其拆毀，只剩地基。至崇寧年間(1102—1106)初期又開始建造宣和殿，大觀二年(1108)再次修葺，大觀三年(1109)徽宗並親自寫了一篇記，也有說為蔡京所寫刻於石頭上⁸³。

由記載可知，徽宗時期於崇寧年間始建，大觀二年修葺，於大觀三年完成的宣和殿，是在哲宗時期宣和殿址上興建的建築物，而哲宗的宣和殿是建於後苑空地，因此，更可以確定宣和殿就位於後苑，屬於後苑的宮殿群，並且與真宗時期觀書活動的空間有重合之處。

由上推測的結果顯示，宣和殿與保和殿屬於後苑的範圍，從〈保和殿曲宴記〉⁸⁴可見到徽宗時期於後苑的曲宴空間，「(保和殿)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可見到有古器物、古籍、道教經典的收藏。

在活動上據「賜茶全真殿，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為臣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啜？』頓首拜。上曰：『可少休。』」、「女童樂作」、「坐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上手持大觥酌酒」、「再坐，徹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古調，酬勸交錯。」分別記載著飲茶、飲酒、音樂、賜果的活動。

⁸³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 1095 四月殿成。其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1100)廢，崇寧(1102—1106)初復作。大觀三年(1109)，徽宗製記刻石，實蔡京為之。〕」頁 2099。

⁸⁴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頁 728。《揮塵錄》〈揮塵錄餘話卷之一〉，頁 276—279。

在此次活動另有一特別之處，為在曲宴空間中有對於女性空間的描繪，從「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可知保和殿有一處玉真軒為安妃的空間，安妃為徽宗的寵妃。雖然後來蔡京並未於玉真軒見到安妃，僅見到畫像，但「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可見，在玉華閣為蔡京和安妃兩人碰面之處。這種在曲宴活動中，對於女性空間的描繪為真宗、仁宗後苑曲宴記載沒有見到的部分。

小結

本章從曲宴記載歸納出後苑曲宴空間的特色，在徽宗之前後苑的太清樓與玉宸殿為主要進行的空間，太清樓可為宴與射的空間，玉宸殿附近空間則有曲水的設置，推測可能與觀書活動有關。至徽宗時期此處為宣和殿附近，雖已無觀書活動，但仍保有曲水的設置。從〈保和殿曲宴記〉可見有稽古、邃古、尚古、鑑古、作古等閣作為收藏古器物之空間，根據「三洞瓊文之殿」推測加入了道教元素，「玉真軒」的女性元素在曲宴空間。而古器物之收藏、道教、女性空間的描述為徽宗之前於後苑曲宴未曾看到的部分。

在曲宴的活動內容上，徽宗之前的後苑以賞花釣魚、習射、賦詩、觀書為主要內容，至徽宗時對於曲宴活動的記載則關注在飲茶、飲酒、賜果、音樂為主，顯示在徽宗前後對於曲宴空間與活動著重的要素並不相同。

第四章、徽宗曲宴延福宮的性質

根據第二章與第三章瞭解延福宮與後苑的曲宴，在本章將兩處所舉辦的曲宴要素製成表格(表三)，從表格對於延福宮、後苑曲宴因素進行分析，最後說明延福宮的特色。

延福宮曲宴的元素

由表三可見，延福宮曲宴的活動空間集中睿謨殿、會寧殿、成平殿。當中又以睿謨殿所進行的活動元素最為多元，其次為會寧殿，在這三個空間有歌、樂、舞、飲酒、飲茶、飲食、賞橘、觀牡丹、觀燈的活動，可見到這些活動以娛樂性質居多。

後苑曲宴的元素

另一方面，真宗、仁宗時期後苑曲宴的元素有賞花、釣魚、射、帝作詩、臣賦詩、觀書、賜飛白書、觀稻賞棖。當中，以帝作詩與臣賦詩兩類活動，在後苑曲宴元素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因賦詩與參與者有關，此現象可以說明後苑曲宴重視在帝王與群臣的交流，尤其是翰林學士的參與。後苑賞花釣魚從太宗時期便有翰林學士的參與，參與賞花釣魚宴應制詩的人數，由雍熙四年(987)二十六人漸增到至道元年(995)五十五人⁸⁵，可以知道賞花釣魚宴在太宗時期呈現穩定的增長，一直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遂為定制。

於先前第一章對於北宋曲宴的解釋，已說明相較於時間，場所與曲宴性質較有關係。從後苑有多種不同元素的活動，可見後苑具有不同性質的空間，如藏書處的觀書空間、池的釣魚空間、種植農作物的空間，由於後苑為北宋歷代皇帝不

⁸⁵ 《玉海》卷第三十聖文：「雍熙賞花賜詩〔淳化〕。(雍熙)四年 987 三月己卯〔十七日〕賞花宴于後苑，上臨池垂釣，令侍臣賦賞花釣魚詩，應制者凡二十有六人，俄出五言御詩一章賜宰臣李昉等，晚御水心殿習射。」頁 615。《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淳化五年 994 三月六日，賞花宴于後苑，帝臨池釣魚賦詩，命群臣皆賦，應制者三十九人。(中略)至道元年 995 三月十六日，後苑賞花持召司空致仕李昉坐於尚書之上仍稍前，帝臨池釣魚賦詩，命群臣賦詩應制者五十五人。」頁 1451。

斷增建，新舊建築物之間的連慣性不見得有關，因此，反映在後苑舉行曲宴時，可有如此不同的活動。

徽宗延福宮的性質：透過比較延福宮與後苑曲宴元素

承上所言，可以見到延福宮、後苑兩者的活動元素，相當的不同。藉由兩者差異性的比較，以下將說明曲宴與延福宮內部配置的關係，以及在此新設空間內舉辦的曲宴活動，來說明過往曲宴被認為是「私」宴與「小」宴，至徽宗時期有了哪些改變。

首先，先說明曲宴與延福宮內部宮殿群的關係。徽宗時期延福宮中的曲宴記載，關注在宴飲上⁸⁶，曲宴時多伴隨著飲茶、飲食以及宴會時的歌舞、音樂活動，並且相當講究宴飲所使用的飲器和食器，與一般宴會不同。相較於後苑所舉辦的曲宴記載，對於宴飲並不注重，反倒是重視在不同的類型活動上，如觀書、射、釣魚等。

從延福宮中曲宴因素的分析，可以應證《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所載，政和四年完成的延福宮，是因先前延福宮作為宴會場所，已不敷使用，故將原有延福宮搬遷，並重新建造⁸⁷，言下之意，政和三年所建的延福宮，即是專為宴飲而設的建築。

為符合宴會場所的需求，延福五位將延福宮以七殿十五閣為主要的設計，推測應有其道理。

由表一歸納出徽宗之前舉辦曲宴的場所，可以在樓、閣、殿舉行，如在後苑有太清樓、宜聖殿，宮中則有龍圖閣、垂拱殿等。至徽宗時期舉辦曲宴時，則多在殿進行，目前已知的有垂拱殿、宣和殿、保和殿、睿謨殿。

由於在曲宴進行時，需大的空間以容納官員、女樂排場的排場。所以在後苑

⁸⁶ 在徽宗時期其他的曲宴記也有見到類似的情況，如垂拱殿曲宴儀可見對曲宴時飲食、飲酒、音樂，重視擺設的記載，〈保和殿曲宴記〉則有飲酒、飲茶、音樂、古器物、分賜果、對詩的記載。

⁸⁷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頁 711。

曲宴時，多選擇於有庭的太清樓⁸⁸進行；在延福宮曲宴時，以睿謨殿「女樂數十，陳於殿庭南端」有庭的空間⁸⁹；在垂拱殿曲宴時「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北向立定。」也有庭的記載⁹⁰，這些皆顯示在曲宴時「庭」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閣原本也可為曲宴的場所，如在真宗咸平四年(1001)、五年(1002)有至龍圖閣觀書，並且於龍圖閣曲宴的記載⁹¹。但至仁宗時期，龍圖閣觀書後，不在龍圖閣曲宴，而是在群玉殿曲宴⁹²，同樣的嘉祐七年(1062)有至天章閣觀書、觀瑞石記載，又至寶文閣賜皇帝所書飛白，後才至群玉殿曲宴⁹³。

再者，徽宗時期在大觀三年(1109)的垂拱殿曲宴儀中，由「皇帝視事畢，東上閣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閣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閣。諸司排設備，東上閣門附內侍奏班齊，皇帝出閣升坐，鳴鞭。」可知在進入殿時會經過閣，但主要的曲宴活動在垂拱殿舉行。

因此，推測可能至仁宗開始，曲宴於殿閣的建築進行時，殿為主要曲宴場所，閣為次要建築，而閣因曲宴中對觀賞的重視，作為收集藏品的建築，如在延福宮中七殿有東西十五閣的設置，當中會寧殿本身又有八閣，用以收藏琴棋書畫等物品，多「閣」也可在〈保和殿曲宴記〉中的保和新殿見到。保和新殿為宣和元年(1119)建成，即為延福宮完成後所建造，若將政和二年(1112)〈太清樓特燕記〉的宣和殿以及景觀和〈保和殿曲宴記〉加入了保和新殿進行比對，除了有新增的保和新殿外，還增加了保和新殿附近的左右對稱排列的稽古、邃古、尚古、鑑古、作古、仿古、博古、秘古八閣，且內有藏古器物、書畫等。這樣在殿的附近有左右閣的排列方式，並有收藏，在延福宮與保和新殿都可以看到。對照延福宮之前後苑中閣的數量，多為兩個閣，如真宗時期玉宸殿的翔鸞閣、儀鳳閣和徽宗大觀

⁸⁸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頁 705。

⁸⁹ 《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並序〕〉

⁹⁰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頁 2694。

⁹¹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喜雪宴門，頁 1446。《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頁 2692。《宋會要輯稿》禮四五，觀書宴門，頁 1451。《玉海》卷一百六十三〈宮室〉，頁 3104。

⁹² 《端明集》卷四。頁 1—2。

⁹³ 《端明集》卷二十，頁 1—2。

三年宣和殿後的太寧閣、會春閣，並無延福宮和保和新殿中來得這麼多，而這樣多閣的出現，可說明曲宴發展至徽宗時期，因對觀賞逐漸的重視，在殿附近有左右成對且多閣的配置，來收藏觀賞的物品。

故推測延福五位在建造延福宮時選擇了「殿」、「閣」來作為主要的建築，是因「殿」滿足曲宴時需要大空間「庭」的需求，閣則是滿足的曲宴時觀賞的需要。

第二要說明的是，透過延福宮的曲宴活動，來說明曲宴的「私」與「小」。在延福宮的曲宴，除了宴飲為其特色以及建築和曲宴的關連性以外，延福宮曲宴仍延續著過往曲宴中「私」的概念，而「私」與真宗、仁宗時期後苑曲宴空間，相比多了女性空間與道教空間。

從蔡京〈延福宮曲宴記〉中所載：「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徽宗對李邦彥、宇文粹中兩位翰林學士說明延福宮中盡是嬪、宮女，翰林院不曾自此集會，從兩位開始。由此段文字可知，宣和二年(1120)為首次請翰林學士參與延福宮的曲宴，不同於後苑的賞花釣魚曲宴，自太宗開始即有翰林學士一同參與。從文獻上亦能知道翰林院不曾參與延福宮曲宴的原因，是因宮中多為女性，由此可以推測，相較於後苑，延福宮曲宴時的參與者，為皇帝身邊更加親近者。

再者，在徽宗時期其他曲宴場所，在宣和元年(1119)九月的〈保和殿曲宴記〉中「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粧閣。」⁹⁴ 保和殿有安妃的空間，安妃為徽宗的寵妃，可見到女性空間的存在。此為在真宗、仁宗時期於後苑曲宴未曾見到有嬪妃所使用的空間。

由徽宗時期延福宮翰林學士的參與程度，與〈保和殿曲宴記〉可以看到徽宗時期曲宴空間中對於女性空間重視來得比真宗、仁宗時期多。

在道教空間方面，從延福宮中會寧殿，試圖營造出道教的神仙世界，顯示在徽宗時期道教思想融入了對於延福宮的營造上，神仙世界並非尋常人能進入的空

⁹⁴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頁 728。

間，故延福宮曲宴可以見到將曲宴中「私」的概念，以女性空間和道教思想更進一步深化。

但在另一部分延福宮曲宴與景龍門預賞的結合，則突破了曲宴中「私」與「小」的概念。在過往的曲宴尚未見到與預賞結合的例子，在所收集到記載徽宗時期曲宴記中，就有三篇提到在延福宮進行曲宴，並至景龍門預賞，後再回至延福宮內進行宴會。在預賞時，景龍門樓上為官員所處的位置，樓下為首都庶民所處的位置，樓上與樓下形成了朝中官員與庶民所共同享有的空間，顯示延福宮曲宴因為景龍門預賞而與公眾空間有連結，突破了以往曲宴僅為在朝廷中皇帝與群臣的「私」與「小」的宴會，此亦為延福宮曲宴的特色。

結語

徽宗時期的延福宮建立於政和三年，為延福五位首次建造的大型宮殿群並附有園林的設置。從文獻上的記載說明延福宮為宴會所設，又以曲宴為宮內主要的活動，在延福宮建造完成後不久，延福五位又繼續營造艮嶽，從艮嶽完成後至北宋滅亡的期間，延福宮仍有活動的記載，可知儘管後來有艮嶽的建造，但延福宮在徽宗朝依舊具有被使用的價值。

因延福宮多次舉行曲宴，因此，本文由曲宴的角度觀看，試圖瞭解延福宮的特色。從曲宴與延福宮中的設計來看，延福宮建築群以七殿十五閣的設計與曲宴有關，因曲宴進行時需大空間「庭」的設置來容納人員的排場，故在設計上選擇以「殿」為主要曲宴場所，又《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五宴享門的記載：「又有觀賞，謂之曲宴」說明曲宴中有觀賞的活動，而以多「閣」的設置，可作為收藏觀賞物品的空間。

在七殿中，以睿謨殿、穆清殿、會寧殿、成平殿四殿為曲宴進行時經常使用的空間，之中以睿謨殿為主，由於在此殿進行的曲宴活動要素，較其他殿來得多元，加上除了可進行曲宴外，也能成為宣示給予高麗禮物的空間，而在文獻上的記載也將其排列在七殿中間，種種跡象皆顯示睿謨殿在七殿有不同的地位。這樣具有指標性的宮殿建築，推測在政和二年尚未搬遷的延福宮，因有祥瑞之象在睿謨殿發生，而使得搬遷之後，睿謨殿在延福宮的獨特性仍然不減。

除了睿謨殿以外，其他殿的空間各有其特色。在會寧殿藉由進出需經過崆峒洞天，來營造出對神仙世界的嚮往，在殿內有古器物的收藏，並附有八閣的設置，為他殿所無，此殿亦為延福宮中，次於睿謨殿的主要宴飲場所。穆清殿因殿內裝飾在燭火的映照之下，而有虛幻世界之感，成平殿多為飲茶之所。

從曲宴活動內容來看，延福宮的曲宴著重在宴飲中娛樂性活動的記載上，這樣的記載方式，在同為徽宗時期曲宴場所的保和殿也可見到，相較於徽宗之前對

於曲宴活動的記載多著重在不同活動的描述，如觀書、觀稻、賞花、習射等，顯示徽宗時期對於曲宴活動內容的記載與前朝不同。

從曲宴的解釋來看，北宋曲宴被認為是「小宴」、「私宴」。延福宮的曲宴活動對於「私」與「小」有了深化和突破。翰林學士自太宗時期便可參與後苑的賞花釣魚宴，但至徽宗時期的延福宮因徽宗認為「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說明宮內以女性為多，又徽宗另一曲宴場所〈保和殿曲宴記〉內有妃的空間存在，為真宗、仁宗時期後苑曲宴空間未見過，因此，徽宗時期相較於前朝，有了女性空間與道教空間的加入，深化了曲宴「私」的概念。再者，延福宮曲宴與景龍門預賞的結合，此活動以景龍門為據點，形成了與民同享的空間，為過往僅於宮城中舉行，打破北宋曲宴「私」。

最後，本研究因時間與資料的限制，在延福宮內除了有宮殿群的設置，並有園林的要素，但在曲宴的記載上僅能對延福宮東半部七殿的情形有所瞭解，對於西半部海、湖的使用情況並不清楚，當中，有宴春閣此棟建築，從建築名稱的字面上來看，因有「宴」字，以及「舞台四列」的記載推測可能為宴會活動的場所，但目前苦無文獻可以說明。

而從曲宴的研究角度，本文僅探討北宋後苑和延福宮中的曲宴，但依《宋會要輯稿》對於曲宴的記述：「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可知曲宴的範圍應該不僅本文所探討的部分。事實上，在玉津園、瑞聖園有不少觀稼宴的記載，在北郊、西郊也有狩獵宴的記載，還有另一種以「宴射」書寫的記載，但因曲宴在文獻上常以「宴」來代表「曲宴」，而上述這些記載皆以「宴」表示，還未有其他記載可以說明「宴」即為「曲宴」。倘若能夠釐清這些僅以「宴」記載的宴會屬性，或許更知道在北宋初期郊外或園林的宴會情形，以及皇帝透過宴會所使用空間，以冀能夠比較出各時期曲宴空間的特殊性，以補充對於北宋曲宴研究之不足。

參考文獻

古籍

1. (宋)王安中，《初寮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127。
2. (宋)王珪，《華陽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093
3. (宋)王明清，《揮麈錄》，上海：上海書店，2009。
4. (宋)王應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
5. (宋)江少虞，《皇朝類苑》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三十編，台北：新興書局，1978。
6.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7. (宋)阮閱編；周本淳校點，《詩話總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8. (宋)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13。
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鑿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10.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冊 1151。
11. (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1997第 2 刷)
12. (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13. (宋)馬純，《陶朱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14. (宋)高承《事物紀原》，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冊 923。
15.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16. (宋)袁褱，《楓窗小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萬曆中繡水沈氏

尚白原齋刻本影印)

17.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宋)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0。
19.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387。
20. (宋)鄭居中，《政和五禮新儀》，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647。
21.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63。
22.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
23. (宋)陳暘，《樂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24. (宋)陳巖尚，《庚溪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25. (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1979 第一版)
26.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7. (宋)蔡條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11。
(1983 第一版)
28.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1。
29.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30.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31. (元)王士點，《禁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0。
3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
33.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 1194。
34.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台北：新文豐，1976。
35. (清)徐松撰；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

2001。

36. (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台北：中華書局，1971。

專書

1. 王其鈞，《畫境詩情：中國古代園林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
2. 安懷起，《中國園林藝術》，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
3. 岡大路，《支那庭園論》，東京：彰國社，1943。
4. 岡大路，《中國宮苑園林史考》，台北：地景，1990。(岡大路，〈支那宮苑園林史攷〉，《滿洲建築雜誌》 14-4~18-5，1934~1938。)
5. 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6. 汪菊淵，《中國古代園林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
7.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台北：明文書局，1991。(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1990。)
8.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4。)
9. 侯迺慧，《宋代園林及其生活文化》，台北：三民書局，2010。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界畫特展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86。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林莉娜文字撰述；蒲思棠英文校譯，《宮室樓閣之美：界畫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00。
12. 張明華，《徽宗朝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 張家驥，《中國造園藝術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14. 張勁，《兩宋開封臨安皇城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15. 開封市文物工作隊編，《開封考古發現與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6. 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築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17. 劉春迎，《北宋東京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18. 劉策等，《中國古典苑囿與名園》，台北：明文書局，1986。(劉策，《中國古

代苑囿》，寧夏人民出版社，1979；劉策等，《中國古典名園》上海：上海文化，1984。）

19. 郭黛姮，《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三卷宋遼金西夏建築(第二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郭黛姮，《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三卷宋遼金西夏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
20.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宋遼金夏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論文

1. 王正華，〈《聽琴圖》的政治意涵：徽宗朝院畫風格與意義網絡〉，《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5期（1998），頁77-122。
2. 王勁韜，〈中國園林疊山風格演化及原因探討〉，《華中建築》，8期(2007)，頁188—190。
3. 王勁韜，〈論中國園林疊山的專業化〉，《中國園林》，1期(2008)，頁91—94。
4. 王邦寧，《山水畫論中的園林思想：以北宋郭熙《林泉高致》集談宋代的園林》，台中：東海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1998。
5. 王楠，《北宋應制詩研究》，浙江：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2。
6. 王德利，〈宋代的玉津園〉，《黃河科技大學學報》，5期(2012)，頁76—80。
7. 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華中建築》，1期(1993)，頁64—65。
8. 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華中建築》，2期(1993)，頁47—51。
9. 尹高林，《北宋宴飲活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
10. 孔慶贊，〈略論《金明池爭標圖》與高元亨《瓊林苑圖》的淵源關係〉，《開封大學學報》，14卷3期（2000），頁12-16。
11. 孔慶贊，〈金明池二題〉，《開封教育學院學報》，1期(2000)，頁8—10。
12. 丘剛、李合群，〈北宋東京金明池營建佈局與初步勘探〉，《河南大學學報（社

- 會科學版)》，1期(1998)，頁12—14。
13. 朱育帆，《艮岳景象研究》，北京：北京林業大學博士論文，1997。
 14. 朱育帆，〈關於北宋東京艮岳範圍的探討〉，《建築史論文集》，13期(2000)，頁91—101。
 15. 衣若芬，〈天祿千秋——宋徽宗「文會圖」及其題詩〉，收入王耀庭主編，《「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347-372。
 16. 李玉潔，〈艮岳與北宋的滅亡〉，《開封大學學報》，2期(2005)，頁13—14+22。
 17. 李合群，《北宋東京佈局研究》，河南：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5。
 18. 李合群、司麗霞、段培培，〈北宋東京皇宮佈局復原研究——兼對元代《事林廣記》中的《北宋東京宮城圖》予以勘誤〉，《中原文物》，6期(2012)，頁70—76。
 19. 周寶珠，〈金明池水戲與《金明池爭標圖》〉，《中州學刊》，1期(1984)，頁87—91。
 20. 苗計堂，〈《宋史·地理志·延福宮》漏校一例〉，《史學月刊》，2期(1983)，頁50。
 21. 秦宛宛，《北宋東京皇家園林藝術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22. 馬明達，〈宋朝的玉津園宴射〉，《西北民族研究》，2期(2006)，頁13—18+181。
 23. 徐海梅；劉尊明，〈淺談宋詞與宋代園林文化〉，《古典文學知識》，4期(2009)，頁73—82。
 24. 曹汛，〈略論我國古代園林疊山藝術的發展演變〉，《建築歷史與理論》，1981，頁74—85。
 25. 張松爾，〈艮岳雜識〉，《廣東園林》，4期(1990)，頁39—43。
 26. 張勁，《兩宋開封臨安皇城宮苑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4。
 27. 張勁，〈開封歷代皇宮沿革與北宋東京皇城範圍新考〉，《史學月刊》，7期(2002)，頁87—94。

28. 張勁，〈樓鑰、范成大使金過開封城內路線考證—兼論北宋末年開封城內宮苑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期(2004)，頁36—49。
29. 張勝海，〈帝子設宴納賓賢，賞花釣魚賦太平—中國古代曲宴初探〉，《學術探索》，3期(2005)，頁131—135。
30. 常衛鋒，《北宋東京園林景觀與游園活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
31. 常衛鋒，〈北宋皇家園林艮岳的文化內涵探析〉，《開封大學學報》，1期(2009)，頁17—20。
32. 勝木言一郎，〈金明池爭標圖〉，《故宮文物月刊》，9卷3期(1991)，頁96—103。
33. 胥秀麗，《王安中研究》，福建：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8。
34. 劉孔伏，〈花石綱始置年代考〉，《中洲學刊》，1期(1986)，頁109。
35. 劉益安，〈北宋開封園苑的考察〉，《宋史論集》，河南：中州書畫社，1983，頁558—578。
36. 劉曉明，《艮岳初探》，北京：北京林業大學碩士論文，1990。
37. 路成文，〈北宋宮廷“賞花釣魚宴”及其文學、政治意義〉，《黃岡師範學院學報》，1期(2007)，頁15—19。
38. 楊銳，〈北宋開封的園苑和園林〉，《中州今古》，6期(1994)，頁37。
39. 陳元鋒，〈北宋館職詞臣的宴賞賦詠活動〉，《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期(2003)，頁57—61。
40. 陳朝志；趙道山，〈北宋首都汴京最享盛名的皇家園林—延福宮〉，《園林》，6期(1994)，頁7—8。
41. 謝天開，〈艮岳，中國園林史上的一朵曇花〉，《地圖》，5期(2008)，頁78—85。
42. 韓光輝；陳喜波，〈皇家宮苑賞石文化流變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期(2004)，頁113—122。
43. 蕭紅，〈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探微〉，《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期(1990)，頁79-81。

44. 羅哲文，〈一幅宋代宮苑建築寫實畫—金明池爭標賜宴圖〉，《文物》，7期(1960)，頁33—34。
45. 嚴火其；陳超；夏如兵；殷小霞，〈宋代占城稻的引進與氣候變化〉，《中國農業》，5期(2013)，頁9—17。

西文資料

1. Cary Y. Liu, "Sung Dynasty Painting of the T'ai-ch'ing-lou Library Hall: From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to Architectural Renewal",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Ritual, Ethnicity, and Style in Painting*, New Jerse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94-119.
2. Chen Yunru. "At the Emperor's Invitation: Literary Gather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Imperial Garden Space in Song Painting," *Orientalisms*(January/February 2007), pp.56-61. Hargett, James M.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 *Monumenta Serica* , vol. 38 (1988-89), pp.1—48.
3. Hargett, James M. "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ong (960-1279)," *Chinese Culture* 30, 1 (March 1989), pp.61—78.
4. Hargett, James M. "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收於國際宋史研討會秘書處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8，頁17—36。。
5. Sturman, Peter C. "Cranes above Kaifeng :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Ars Orientalis*, vol. XX(1990), pp. 33—68.
6. West, Stephen H. "Spectacle, Ritual,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Son of Heaven, Citizens, 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 *Baroque Garden Cultures: Emulation, Sublimation, Subversi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2005, pp. 291—320. (奚如谷，〈奇觀、儀式、社會關係：北宋御苑中的天子、子民和空間建構〉，收於《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

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 61—81。）

日文資料

1. 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城内の東部と西部〉，《長野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36，2002，頁 137—148。
2. 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東洋史研究》63(4)，2005，頁 615—649。
3.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汲古書院，2007。(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宋代開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の旧城と旧城空間について：隋唐都城の皇城との比較的研究〉，《都市文化研究》16，2014，頁 79—91。
5. 田中淡，〈中國造園史の現状と諸問題〉，《造園雜誌》51(3)，1988，頁 190—199。
6. 田中淡，〈中國造園史における初期的風格と江南庭園遺構〉，《東方學報》62，1990，頁 125—164。
7. 平林文雄，《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8。
8. 衣若芬；村越貴代美譯，〈天子の盛宴--徽宗「文會圖」とその題畫詩〉，《橄欖》14，2007，頁 144-164。
9. 荒木敏一，〈北宋時代に於ける科挙の瓊林宴(其の一)：唐代の曲江宴と比較して〉，《京都教育大學紀要.A, 人文・社会》45，1974，頁 101—112。
10. 荒木敏一，〈北宋時代に於ける科挙の瓊林宴(其の二)：唐代の曲江宴と比較して〉，《京都教育大學紀要.A, 人文・社会》47，1975，頁 91—108。
11. 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東方學報》81，2007，頁 1—68。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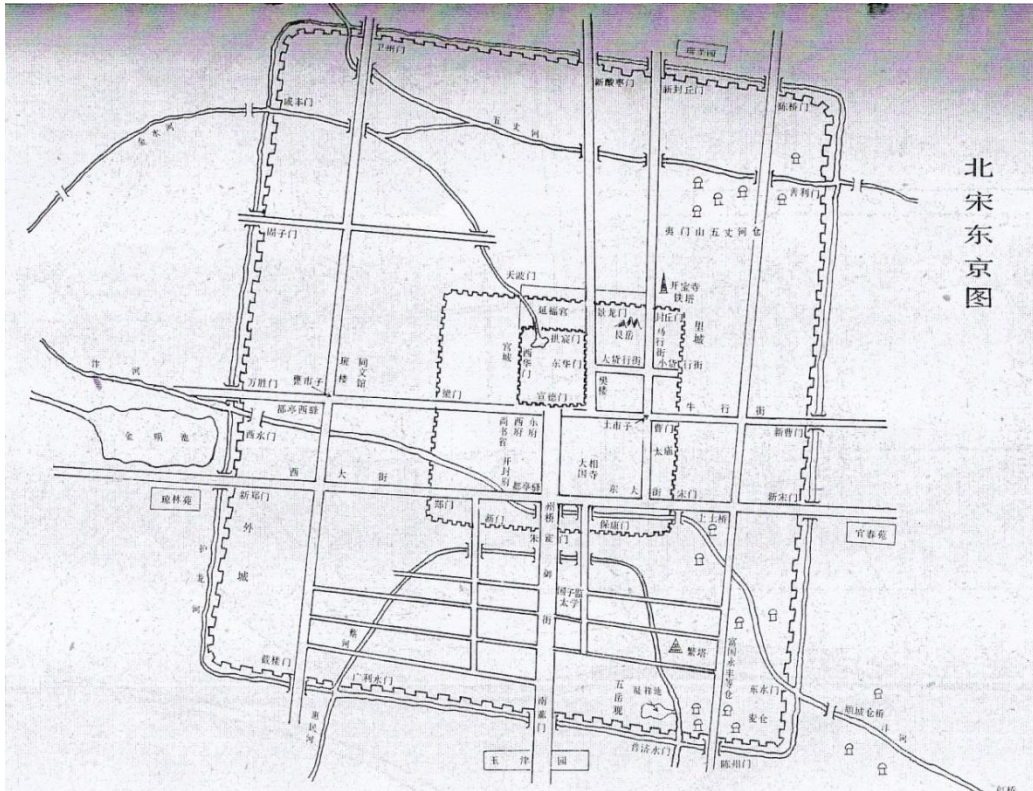


圖 1、北宋東京城圖

(引自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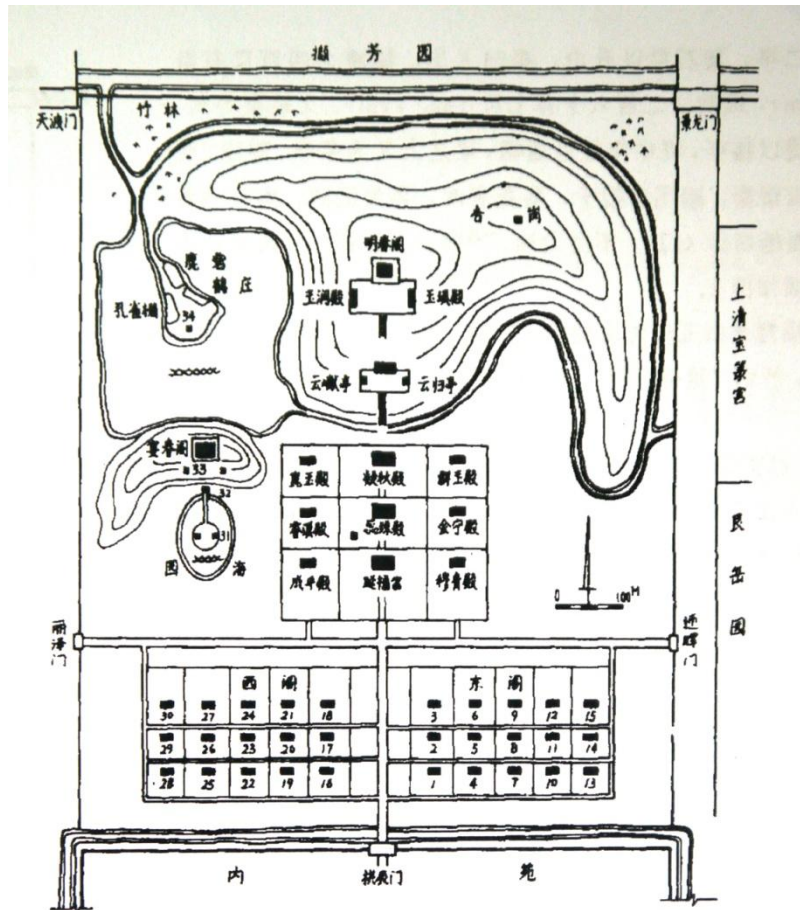


图2 延福宫平面复原图

1. 惠觀閣 2. 報球閣 3. 蟠桃閣 4. 春錦閣
5. 疊球閣 6. 芬芳閣 7. 麗玉閣 8. 寒香閣
9. 拂雲閣 10. 偃蓋閣 11. 翠葆閣 12. 鉛英閣
13. 雲錦閣 14. 蘭薰閣 15. 摘金閣 16. 繁英閣
17. 露香閣 18. 披芳閣 19. 船華閣 20. 瓊華閣
21. 文綺閣 22. 綠華閣 23. 依華閣 24. 綠綺閣
25. 瑤碧閣 26. 清陰閣 27. 秋香閣 28. 叢玉閣
29. 扶玉閣 30. 綠雲閣 31. 飛華亭 32. 碧環王干亭
33. 山亭 34. 芳亭

圖 2、王鐸〈略論北宋東京(今開封)園林及其園史地位(續)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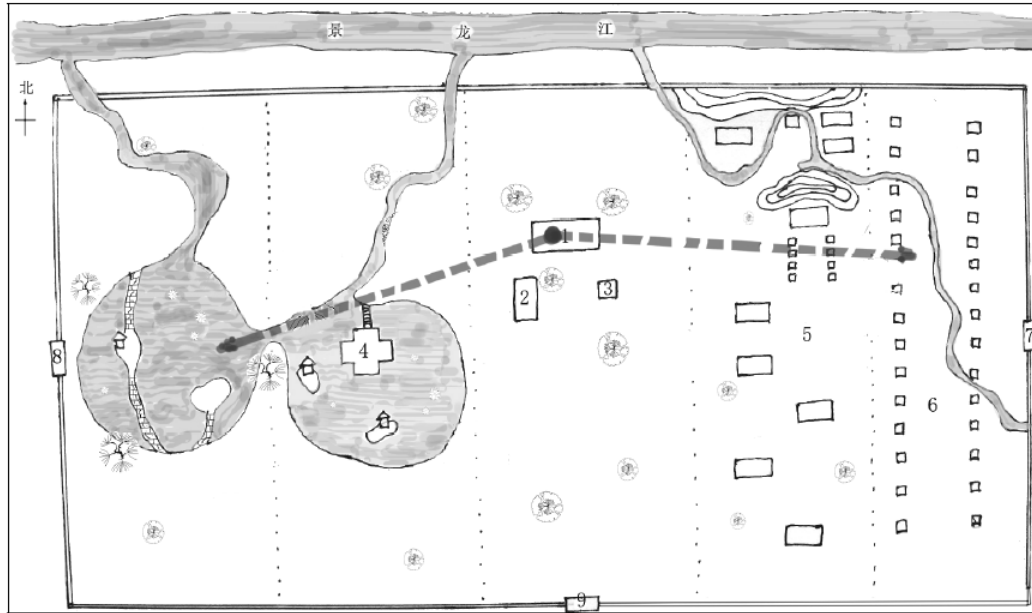


图 11 延福宫示意图 (虚线为视线)

1. 延福宫 2. 珍珠殿 3. 碧琅轩 4. 宴春阁 5. 东七殿 6. 东西十五阁 7. 尘晖门 8. 丽泽门 9. 拱宸门

圖 3、秦宛宛《北宋東京皇家園林藝術研究》(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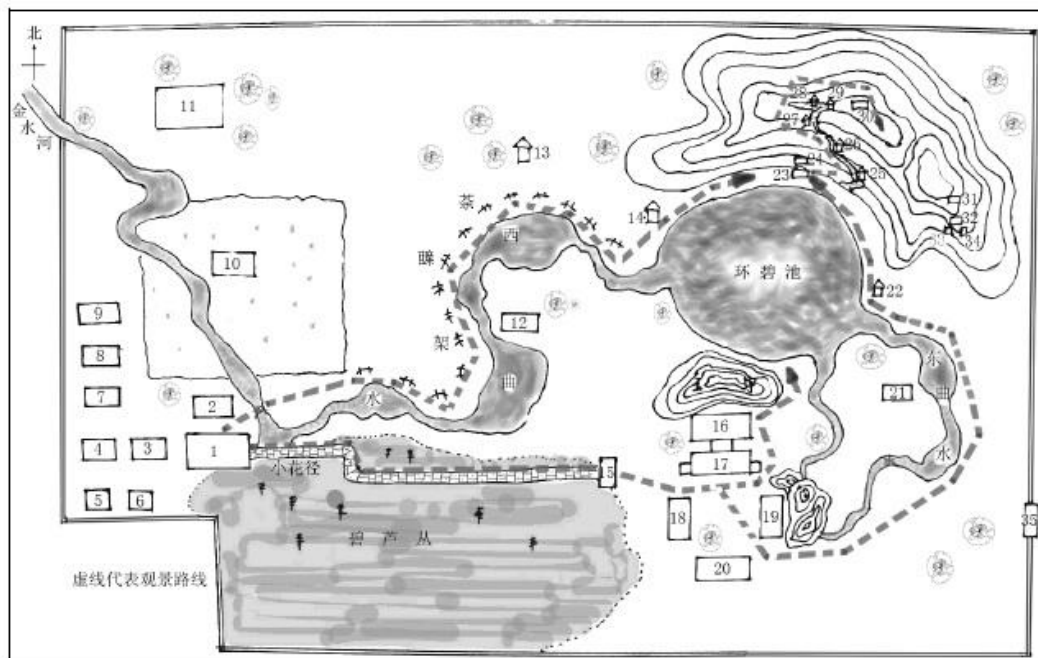


图 10 后苑示意图 (虚线为游览路线)

1. 太清楼 2. 射所 3. 宣圣殿 4. 化成殿 5. 翔鸾阁 6. 仪凤阁 7. 金华殿 8. 清凉殿 9. 清心殿 10. 稼穡殿 11. 月台 12. 流杯殿 13. 橙实亭 14. 华渚亭 15. 便门 16. 积翠殿 17. 宣和殿 18. 凝芳殿 19. 琼兰殿 20. 瑶林殿 21. 玉林轩 22. 临漪亭 23. 去华殿 24. 太平阁 25. 层峦亭 26. 琳霄亭 27. 騫风亭 28. 垂云亭 29. 日宣亭 30. 保和殿 31. 会春阁 32. 玉华殿 33. 种玉轩 34. 绿云轩 35. 迎阳门

圖 4、秦宛宛所繪後苑示意圖(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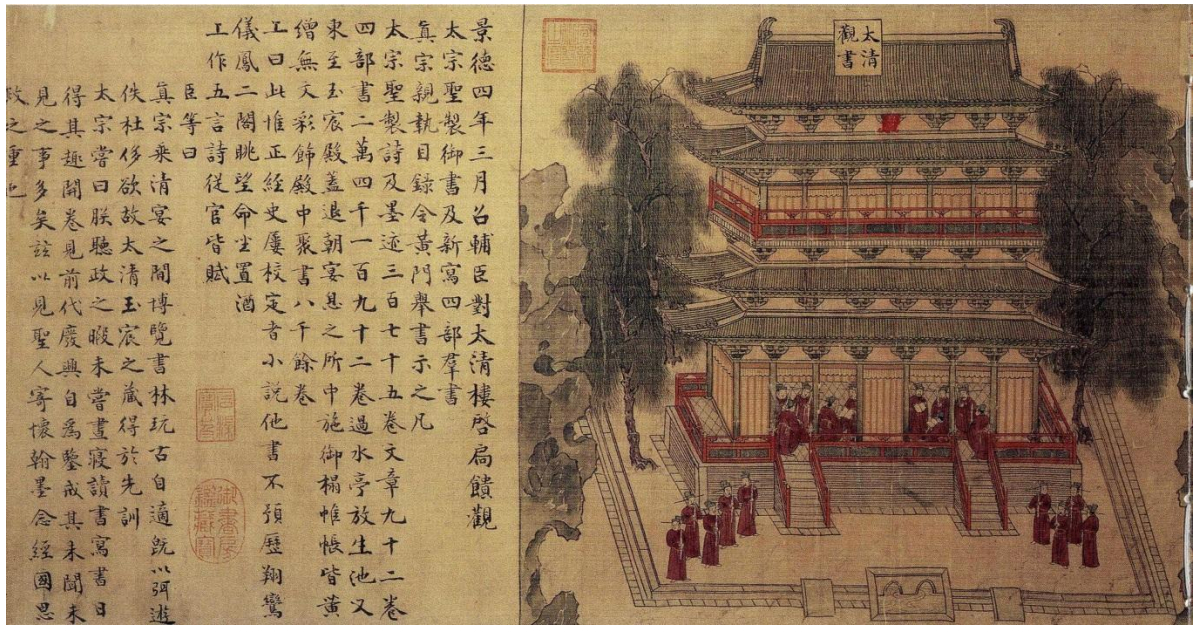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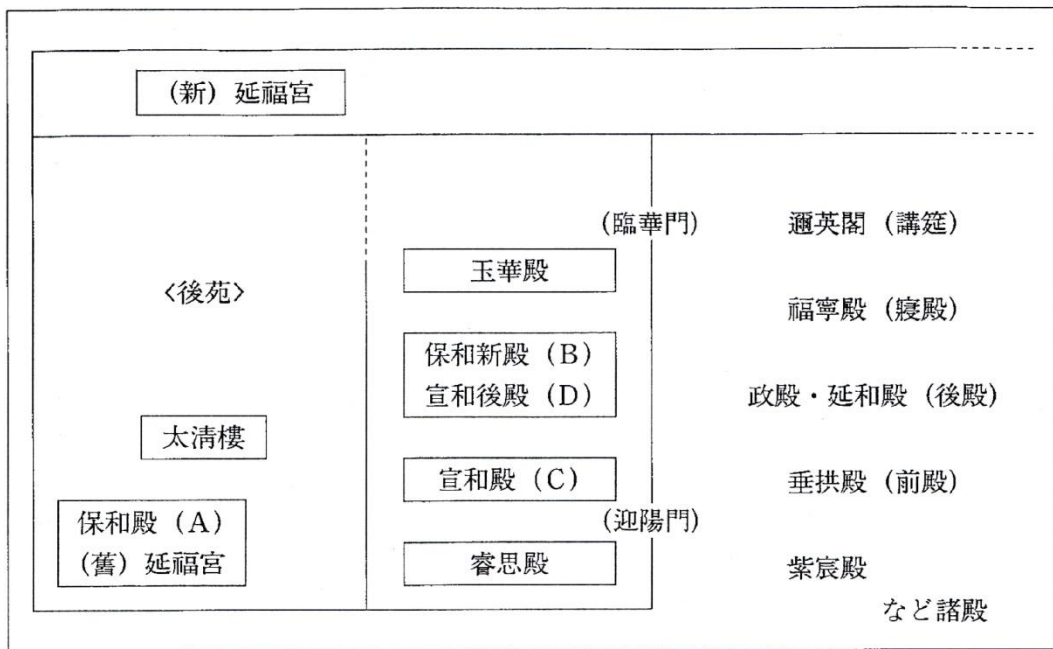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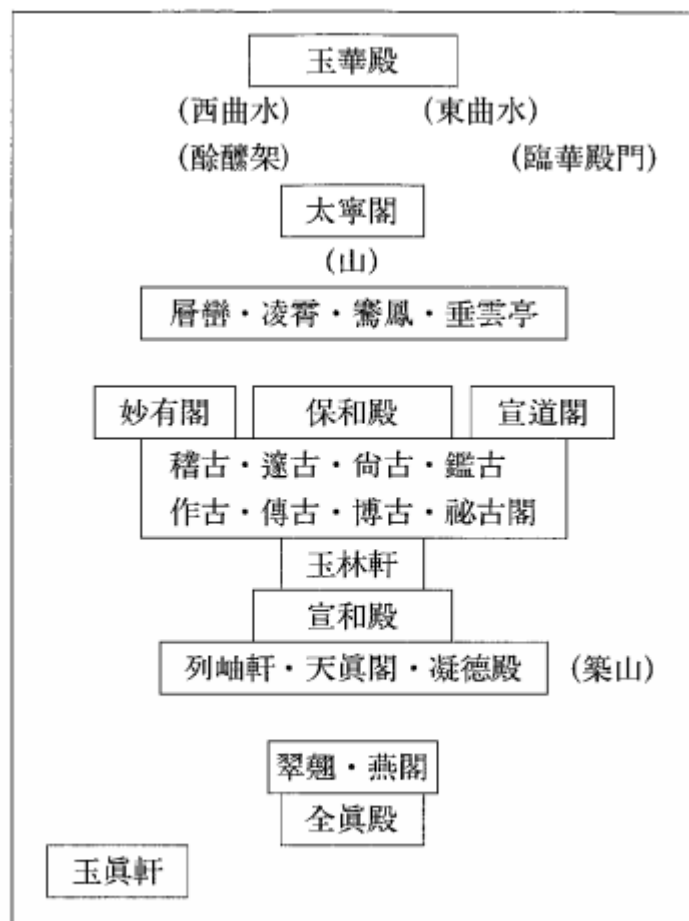


圖 5、宋人，《景德四圖》〈太清觀書〉，絹本設色，33.1×60 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6】禁中西北部における宣和殿・保和殿の關係圖（概念圖）

圖 6、藤本猛所繪關於禁中西北部宣和殿、保和殿的關係圖
(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東方學報》81，2007，頁 14。)



【圖 4】「保和殿曲燕記」(史料 II) に見える保和新殿 (B) の配置

圖 7、藤本猛所繪〈保和殿曲燕記〉看保和新殿(B)的配置

附表

表 1、北宋各朝皇帝曲宴表格

年	月	日	記載	地點	觀賞	參與者	出處
太祖							
建隆元年 960	9		(建隆元年)九月辛丑 ⁴ ，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庚戌 13)，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萬春殿、廣德殿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
開寶 (968—975) 初			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			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	《宋史》 卷二百五十五 〈王彥超傳〉
			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為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	前殿 (紫宸殿)		李景、錢俶的親屬	《宋史》 卷四百七十八 〈南唐李氏傳〉
			至皇朝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致酒於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懽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宜綴內制起居，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舊體，每遊醺，止學士得赴召，暨皇上留心儒墨，旋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			中書舍人	《翰苑群書》 中《續翰林志》

太宗							
雍熙二年 985	4	2	雍熙二年 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後苑 (賞花釣魚曲宴)	賞花	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群臣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雍熙二年 四月)宴近臣。〔宴於近苑，宰相以下三館皆與，賞花釣魚曲宴始此。〕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三
			(雍熙二年四月丙子 2)是日，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自是每歲皆然。賞花釣魚曲宴，始于是也。〔此據《會要》，賞花賦詩，已見雍熙元年三月。〕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二十六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雍熙三年 986			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悅，酒半，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設廚饌於城門，以待使傳。	內殿 (垂拱殿)		錢惟治	《宋史》 卷四百八十 〈錢惟治傳〉
雍熙三年 986	12	1	(雍熙)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召宰臣及近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後凡曲宴	玉華殿		宰臣、近臣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不盡載。				
			淳化元年 990，丁外艱。二年 991，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 曲宴 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				《宋史》 卷二百六十六 〈蘇易簡傳〉
淳化 三年 992	3	12	淳化中(約 991 太宗)，詣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祕閣。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 曲宴 ，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于宰相。明年(992 太宗)三月，苑中 曲宴 ，億復以詩獻。	後苑 (賞花 曲宴)	賞花	楊億	《宋史》卷三百五 〈楊億傳〉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淳化)三年三月十二日，賞花宴于後苑，命群臣賦詩，詔光祿寺丞楊億賦詩于御座之側，〔億允隸祕閣讀書，至是帝記其名時詔之。〕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淳化 四年 993			淳化四年， 曲宴 苑中，館閣讀書光祿寺丞楊億以非館職，不預，上特召赴宴，因除直集賢院。尋表乞歸家迎母，賜錢十五萬。				《麟臺故事》卷五
			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 曲宴 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	曲宴後苑			《宋史》 卷二百八十一 〈呂端傳〉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制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 曲宴 ，必宣赴坐。昉獻詩曰：				《庚溪詩話》卷上

			「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姬純不已，我慚寡味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庚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 曲宴 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毫屬和以賜焉。	後苑	賞花	兩制詞臣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翰苑群書》 中《續翰林志》
真宗							
咸平三年 1000	2	29	(咸平三年二月)丙子 29，賞花苑中，召從臣 宴 射。	後苑 (賞花 曲宴)	賞花	從臣、儒臣、羣臣	《宋史》卷六 〈真宗本紀〉
			(咸平三年)三年二月晦，賞花， 宴 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咸平三年二月)丙子 29， 曲宴 近臣於後苑，上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亭，盡歡而罷，自是著為定制。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四十六
			咸平賜宴賞花詩。三年二月丙子〔二十九日〕賞花， 宴 于				《玉海》

			後苑，作〈仲春賞花釣魚〉七言詩，羣臣皆賦，遂射于水殿。				卷三十〈聖文〉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咸平 四年 1001	3	17	咸平賜宴賞花詩。四年三月己丑 17，後苑 曲宴 ，作五言四韻詩，命儒臣賦。	後苑 (賞花 曲宴)	賞花	儒臣、近 臣、群臣	《玉海》 卷三十〈聖文〉
		或 18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咸平)四年三月十八日，後苑賞花習射，帝與近臣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五言六韻詩，帝歡甚，詔群臣極飲，恕其沉醉。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咸平 四年 1001	11	20	宋會要〔喜雪宴〕。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 曲宴 ，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古今名畫，移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是。是日，《雪詩》一章，侍臣即席皆賦。	御龍圖閣 曲宴	觀太宗 書畫	近臣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 曲宴 ，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咸平 五年 1002	10	17	宋會要〔觀書宴〕。咸平五年十月十七日，詔近臣觀書 曲宴 于龍圖閣，閣之四壁，設五經圖，閣上藏太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又幸崇和殿，殿之後閣，悉藏本朝名臣文集，	(龍圖閣)觀 書 曲宴	觀書	近臣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次御資政殿，殿壁有楊相如政要論，帝作七言詩，侍臣皆賦。				
			咸平龍圖閣。六閣〔太宗〕。咸平五年十月十七日，觀書 曲宴 ，閣之四壁，設五經圖，藏太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十二月，上以龍圖閣及後苑所藏書籍尚多舛誤，欲加雠校，於是，擇劉筠〔子儀〕等七人，給本官俸太官供膳，就崇文院校之，踰年而畢。				《玉海》 卷一百六十三 〈宮室〉
景德二年 1005			(景德)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 曲宴 學士院，王欽若泊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中略)嘗 曲宴 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	資政殿		學士院	《宋史》 卷四百五十七 〈種放傳〉
			景德資政殿。崇和殿。景德二年五月，宴近臣於資政殿，餞種放。				《玉海》 卷第一百六十 〈宮室〉
景德二年 1005	11	26	宋會要〔曲宴〕。(景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契丹人使入見賜 小宴 ，依 曲宴 節度使例，臣僚赴座，契丹使副使殿上賜座，并殿下立班，並依元定去處，其副使與大使，更不重行，只于大使一行，近後立并座。	(小宴)	入見	契丹使副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景德二年	11	27	宋會要〔曲宴〕。(景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契丹從人上節都一班入見，中節、下節亦一班入見。長春殿 小宴 ，	長春殿 (垂拱殿)	入見	契丹使副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1006			使、副更不別班謝，綴宰臣一班入，從臣別班入。	(小宴)			
景德 四年 1007	3	7	景德御宴賜詩。龍圖閣賦詩。龍圖閣贊。四年 1007 三月七日〔乙巳〕， 曲宴 後苑，初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新寫四部羣書，又至景德殿放生池，東至玉宸殿，歷翔鸞、儀鳳二閣，命座置酒，帝作五言詩，從官皆賦，遂宴太清樓下。	後苑	太清樓 觀書		《玉海》 卷三十〈聖文〉
			景德翔鸞儀鳳閣。在後苑。景德四年三月七日， 曲宴 後苑，臨水閣垂釣，登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四部群書。東至玉宸殿，歷翔鸞、儀鳳二閣，命坐置酒，帝作五言詩，從官皆賦，遂宴太清樓下。				《玉海》 卷一百六十三 〈宮室〉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景德四年三月七日， 曲宴 後苑，初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又至景福殿臨放生池，東至玉宸殿，歷翔鸞、儀鳳二閣，命坐置酒，帝作五言詩，從官皆賦，遂宴于太清樓下。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景德 四年 1007	3	16 或 17	是月十六日〔甲寅〕，大宴崇德殿中飲，召近臣 宴 于後苑賞花釣魚，帝作〈千葉牡丹〉詩，從官畢賦，召大理評事宋緩、邵煥預焉。	後苑 (賞花釣魚 曲 宴)	賞花	從官	《玉海》 卷三十〈聖文〉

			<p>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景德四年 三月)十六日大宴崇德殿中飲，詔近臣曲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帝作〈賞花〉〈千葉牡丹〉詩，從官畢賦，詔大理評事宋綬、邵煥預會。綬、煥皆在秘閣肄業故也。〔《麟臺故事》：景德四年 1007 三月甲寅大宴崇德殿中，召近臣曲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大理評事宋綬、邵煥預會，以皆在秘閣肄業故也。上作〈賞花〉〈千葉牡丹詩〉各一章，從官畢賦，吏部尚書張齊賢、刑部尚書溫仲舒、工部尚書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應制，不許。有頃，射于太清樓下。〕</p> <p>(景德四年 三月)甲寅 17，大宴⁹⁵于後苑，賞花釣魚。上賦詩，從臣皆賦。吏部尚書張齊賢、刑部尚書溫仲舒、工部尚書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應制，不許。</p>				<p>《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p> <p>《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六十五</p>
大中祥符元年 1008	11	16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酉 16， 曲宴 永清軍節度使周瑩，賜兵士緡錢。	泰山封禪(曲宴地點不在開封)		永清軍節度使周瑩	《宋史》 卷七〈真宗本紀〉
大中祥符三年 1010	閏 2	21 或 22	<p>〔辛未 21，遂宴近臣于後苑，上作賞花七言詩，侍臣皆賦，命宋綬、晏殊、邵煥作序。〕</p> <p>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後苑賞花曲宴，特詔衛尉卿考察在京刑獄慎從古太常少卿知審刑院劉國忠預會，命集賢授理宋綬、晏殊秘閣授理，</p>	後苑 (賞花曲宴)	賞花	侍臣、宋綬、晏殊、邵煥	<p>《玉海》 卷三十〈聖文〉</p> <p>《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p>

⁹⁵ 按他本對此事件的記載，此處應為曲宴。

			邵煥作序。				
大中祥符四年1011	8	9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庚戌，以汾陰禮成， 曲宴 宗室、輔臣於後苑，賜衣帶、器幣有差。時刑部尚書馮拯新解政事，特召預會，賜予同輔臣。	汾陰禮成曲宴於後苑		宗室、輔臣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六
			祥符汾陰禮成詩。汾陰聖製歌詩。酺宴詩。西祀還京歌。(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庚戌，以汾陰禮成， 曲宴 宗室、輔臣於後苑，又射于太清樓下，上作七言詩。				《玉海》卷三十〈聖文〉
			宋會要〔宴享〕(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九日， 曲宴 宗室、輔臣于後苑，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刑部尚書馮拯，以新解政事特詔預會，賜與同之，以汾陰禮成，故也。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庚戌， 曲宴 諸王、宰相。				《宋史》卷八〈真宗本紀〉
大中祥符五年1012	3	19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十九日，詔後苑賞花 曲宴 ，館閣編修校勘官並赴。	後苑 (賞花曲宴)	賞花	館閣編修校勘官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
大中祥符五年	3	20	五年三月二十日丁亥，召近臣賞花後苑，以雨移御崇政殿南軒 曲宴 ，命賦詩，有頃御北殿賜宴作樂，帝作〈賞花〉及〈喜雨〉詩二首，群臣即席和進。	原為後苑賞花釣魚曲宴，因雨移御	賞花	近臣	《玉海》卷三十〈聖文〉

1012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日，賞花後苑，以兩移御崇政殿南軒 曲宴 ，酒三行，命賦詩，有頃御北殿賜宴作樂，帝作〈賞花〉及〈喜雨〉詩二首，群臣即席和進。	崇政殿南軒 曲宴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大中祥符六年 1013	10		(大中祥符二年)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中略)越四年冬十月， 曲宴 調及宗諤於內殿，上因從容謂宗諤曰：「聞卿至孝，治家有法，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宗諤頓首謝。上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揚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為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國朝新制》，翌日上之，手詔褒答。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時上數宴大臣，奎嘗諫曰：「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多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為朝廷重也。」〕	內殿 (垂拱殿)		丁謂、宗諤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七
大中祥符九年 1016	3	11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麟臺故事》：(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乙卯 11， 曲宴 賞花于後苑，上作五言詩，從臣咸賦，因射于太清樓下。《宋類苑》：真宋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曰：「鶯鶯鳳輦輦，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宋稱賞，群臣以為莫及〕	後苑 (賞花曲宴)	賞花	從臣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加王欽若檢校太師，又加兵部郎中直史館張復、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祁暉階勳，賜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慎鏞緋魚，皆預校《道藏》故也。是日， 曲宴 賞花於後苑，上作五言詩，從臣咸賦，因射于太清樓下。				《麟臺故事》卷二中
天禧元年 1017	11	5	(天禧元年十一月)右正言、直集賢院祖士衡言：「伏覩將相及遠方使辭見，並於內殿特開 曲宴 ，比至罷會，日已逾午。百司例各還第，而乘輿復御便坐決事，殆非君逸臣勞之旨。欲望自今 曲宴 ，特輟視事，著為令。」從之。	將相及遠方使辭見會於內殿(垂拱殿) 曲宴 ，此日為 曲宴 日不用視朝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
			宋會要〔 垂拱殿 視朝〕。天禧元年十一月五日。直集賢院祖士衡上言：「伏覩將相及遠方使辭見，並與內殿特開 曲宴 ，比至罷會，日已逾午，百司各已還第，而乘輿復御便座決事，殆非君逸臣勞之旨，欲望自今 曲宴 日，特輟視事，永為著令。」從				《宋會要輯稿》儀制一
			(天禧元年)十一月己亥 5，詔 曲宴 日輟後殿視事。				《宋史》卷八〈真宗本紀〉
天禧二年 1018	11	1	(天禧二年)十一月，己未 1，翰林學士晁迥為承旨。時朝廷數舉大禮，詔令每下，多出迴手。嘗夜召對，上令內侍持御前炬燭送歸院。他日 曲宴 宜聖殿，內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惟十餘蒂，以賜宰臣、親王。上顧迥與學士錢惟演，亦皆賜焉。	宜聖殿(內出牡丹)	賞花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二

天禧 三年 1019	3	13	祥符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天禧附〕。天禧三年三月庚午 13， 宴 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及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作〈賞花釣魚〉五七言詩，命皇太子書，以示近臣，羣臣皆賦，翰學盛度面求賜本詔與之，遂燕射太清樓	後苑	翔鸞閣 觀太宗 御集聖 製	近臣、羣臣	《玉海》 卷二十七〈帝學〉
			天禧賞花釣魚詩。三年三月庚午 13， 宴 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臨池垂釣，射于太清樓下，帝作〈賞花釣魚〉五七言詩，命皇太子書，以示近臣，群臣皆賦。				《玉海》 卷三十〈聖文〉
			景德玉宸殿。明道化成殿。(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 曲宴 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射于太清樓下，作賞花釣魚詩。				《玉海》 卷一百六十 〈宮室〉
			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 曲宴 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聖製，又御儀鳳閣，作〈賞花釣魚〉詩。				《玉海》 卷一百六十三 〈宮室〉
			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 曲宴 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及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臨池垂釣，射于太清樓下，帝作〈賞花釣魚〉五七言詩，命皇太子書，以示近臣，群臣皆賦，前一日詔翰林學士錢惟漢已下被勅并領預赴。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眞宗嘗 曲宴 群臣於太清樓，君臣謹浹，談笑無間。	太清樓		群臣	《玉壺清話》卷第一

			湛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眞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 曲宴 苑中，賦賞花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	後苑		洪湛	《宋史》 卷四百四十一 〈洪湛傳〉
仁宗							
天聖六年 1028	11	1	宋會要〔宴享〕。(天聖六年)十一月一日以滑州天臺埽成， 曲宴 文武百官諸軍副指揮使已上，於崇政殿。	滑州天臺埽成， 曲宴 於崇政殿		文武百官諸軍副指揮使已上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天聖七年 1029	10	12	咸平崇政殿宴〔天聖。景祐。慶歷。〕天聖太清樓宴〔賜章服附〕。(天聖)七年十月丁酉〔十二日〕講尚書畢， 曲宴 太清樓〔凡講書終卷，多賜會資善堂，終一書有小宴。〕	講尚書畢 曲宴 太清樓			《玉海》 卷二十七〈帝學〉
天聖九年 1031	3	17	天聖清輝殿賦詩。蔡珠殿賦詩。九年三月十七日，賞花釣魚，命從臣賦詩。〔以新字爲韻〕。	後苑 (賞花釣魚 曲宴)	賞花	從臣	《玉海》 卷五十九〈藝文〉
			(天聖)九年三月十七日， 曲宴 後苑賞花釣魚，命從臣賦詩，限以五言八韻，以新字爲韻，移宴太清樓。是日，先賜食于幕次。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天聖九年 1031	閏十月	24	(天聖九年閏十月)戊辰，知兗州、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孫奭辭。 曲宴 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帝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奭與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	曲宴太清樓 送孫奭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百十
			(天聖九年閏十月)戊辰 24，翰林侍讀學士孫奭請老，命之兗州， 曲宴 太清樓送之。				《宋史》 卷九〈仁宗本紀〉

明道二年 1033	3	13	明道二年三月十三日， 曲宴 後苑賞花釣魚。	後苑 (賞花釣魚 曲宴)	賞花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景祐二年 1035	1	28	(景祐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唐詩，賈昌朝講春秋。既而， 曲燕 崇政殿。	崇政殿	觀盛度進讀唐詩，賈昌朝講春秋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百十六
景祐三年 1036	3	6	景祐賞花釣魚詩。景祐三年三月六日乙酉， 曲宴 後苑賞花釣魚，帝賦詩群臣席上和進，移宴太清樓。	後苑 (賞花釣魚 曲宴)	賞花	群臣	《玉海》 卷三十〈聖文〉
			景祐三年三月六日， 曲宴 後苑賞花釣魚，帝賦詩群臣席上次韻，移宴太清樓。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寶元二年 1039	10	23	咸平講左氏春秋。寶元邇英講左氏。紹興講春秋。寶元二年十月丙寅，御邇英觀講《左傳》及讀正說終。上曰春秋述治亂，足為監戒。辛巳 23 講《左氏》徹， 曲宴 近臣于崇政殿。	講左氏徹 曲宴 于崇政殿		近臣	《玉海》 卷二十六〈帝學〉
			宋會要〔講書宴〕。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講《左氏春秋》，讀正說畢。 曲宴 近臣于崇政殿，講讀官仍賜以器幣。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寶元二年十月)辛巳， 曲燕 近臣於崇政殿，以講《左氏春秋》故也。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百二十四
慶曆	9	9	宋會要〔觀稼宴〕。慶曆五年九月九日，幸後苑觀稻賞棖，	後苑	觀稻賞	近臣、宗室	《宋會要輯稿》

五年 1045			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	重陽曲宴太清樓	棖		禮四五
			宋會要〔重陽宴〕慶曆五年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慶曆)五年九月九日，召輔臣、兩制、修起居注、宗室刺史以上後苑觀稻賞棖，宴太清樓，命賦詩。				《宋會要輯稿》 崇儒七
			(慶曆五年九月)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				《宋史》 卷十一〈仁宗本紀〉
慶曆七年 1047	12	26	慶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群玉殿曲宴，三館預焉，其禮數，悉如召近臣觀書之會。	群玉殿曲宴		三館	《皇朝類苑》 卷第三十一
慶曆中			慶曆中嘗因冬至曲燕崇政殿，日暮，帝歡甚勸王飲至于霑醉，賜以玉盤龍腦山白玉杯，仍詔王至殿門，乘銀飾肩輿而歸。	冬至曲燕崇政殿			《華陽集》卷五十七
嘉祐四年 1059			上仁宗論濮王在殯乞罷上元燕游。呂公著臣竊以帝堯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後協萬邦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節然也。伏見舊制虜使到闕，曲宴紫宸殿，及上元節當遊幸諸宮觀，御樓觀燈。(中略)。 〔嘉祐四年十一月上，時為同判太常禮院〕				《宋朝諸臣奏議》 卷九十三禮樂門
嘉祐七年 1062	12	27	群玉殿曲宴記。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幸天章閣召輔臣近侍出太宗游藝集、真宗文集以示之。又出瑞物石之類五。(中略)。既已，移幸寶文閣，親書飛白四十餘字，遍賜羣臣，遂宴於羣玉殿。是日，名香珍〔闕〕金縷綵花，	群玉殿曲宴	天章閣 觀書觀 瑞物	蔡襄	《端明集》卷第二十

			皆自中出。				
			群玉殿賜宴〔有序〕。臣蒙恩宣召，再至龍圖閣觀書，群玉殿 曲宴 ，伏以數千年間無此盛事，臣忝職翰墨，榮遇非常，謹賦拙詩一首，備載本末，上干聖覽，無任戰越之至。	群玉殿曲宴	龍圖閣觀書	蔡襄	《端明集》卷第四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 曲宴 于便坐者廬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				《歐陽文忠公集》 〈外集〉卷第十四
			(慶歷七年正月)壬午，降鹽鐵副使、禮部外郎劉湜，知沂州度支副使吏部外郎陳洎，知濠州戶部副使戶部員外郎梅摯知海州。舊制，紫宸殿燕契丹使，三司副使當坐東廡下，閣門吏以告，而湜等謂 曲燕 例坐殿上，今但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趨出。閣門使張得一奏之，上怒，故絀湜等。〔張得一奏湜等，據江氏雜志〕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百六十
			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 曲宴 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				《宋史》 卷二百九十八 〈梅摯傳〉
神宗							
熙寧二年 1069	10	25	(熙寧)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閣門儀制所言：「垂拱殿 曲宴 ，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制，似未齊一。請自今 曲宴 ，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	垂拱殿曲宴的規定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宋會要〔 曲宴 〕。神宗熙寧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修定閣門儀制所言：「垂拱殿 曲宴 ，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殿、龍圖、寶文閣、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座，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蓋國初惟有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只以常直者赴宴，務從簡便。後來增置學士之名甚廣，悉皆赴座，而翰林職名最崇，即須當直着方乃得預。考之官制，似未齊一。欲乞自今 曲宴 ，應翰林學士與雜學士并許令赴。」從之。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元豐 五年 1082	7	28	(元豐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 曲宴 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垂拱殿			《文昌雜錄》卷一
			元豐五年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 宴 於垂拱殿。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哲宗							
元祐 二年 1087	7	9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 9，以遼蕭德崇等賀坤成節， 曲宴 垂拱殿，始用樂。	垂拱殿		遼蕭德崇等	《宋史》 卷十七〈哲宗本紀〉
元祐 四年 1089	7	9	(元祐四年七月)丁丑 9，遼國使蕭寅等來賀坤成節， 曲宴 垂拱殿。	垂拱殿		遼國使蕭寅等	《宋史》 卷十七〈哲宗本紀〉
元祐	12	4	(元祐四年)十二月庚子 4，遼使耶律常等賀興龍節， 曲宴 垂	垂拱殿		遼使耶律常	《宋史》

四年 1089			拱殿。			等	卷十七〈哲宗本紀〉
紹聖 三年 1096	11		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錄》畢， 曲宴 ，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並修國史官赴坐。			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修國史官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紹聖 四年 1097	12	4	(紹聖四年十二月)甲申 4， 曲宴 遼使于垂拱殿。	垂拱殿		遼使	《宋史》 卷十八〈哲宗本紀〉
徽宗							
元符- 二年 1099 或三 年 1100	3	13	(元符二年三月)丙辰 13，遼國泛使左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副使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儼，見於紫宸， 曲宴 垂拱殿，其遣泛使止為夏國游說息兵及還故地也。 宋會要〔宴享〕。(元符三年)三月十三日，遼國信使蕭德崇、副使李儼，見于紫宸殿， 曲宴 垂拱殿。	垂拱殿		遼國信使蕭德崇、副使李儼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五百七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政和 五年 1115	4	26	(政和五年四月)乙丑 26，召宰執等閣臣庶子弟五百餘人武技於崇政殿。因至宣和殿，賜宴于苑中，蔡攸作 曲宴 記，以蔡攸為宣和殿學士。	苑中 (後苑?)	閣臣武技於崇政殿		《皇宋十朝綱要》 卷十七
政和			內侍童師敏貫之養子也。為太師蔡京府承受，每有奏請傳		賞花	輔臣	《陶朱新錄》

六年 1116			達御前。政和六年春，師敏從駕過延福宴飲。是日，不果到府第以狀申白京，京以絕句答之云：聞說羣花爛漫開，知君醉賞不能來，臨風對酒空惆悵，不得相從把一杯。後十餘日，上召輔臣 曲宴 焉。				
宣和 元年 1119	9	12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 12， 曲宴 保和殿，過玉真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	保和殿		蔡京	《皇宋十朝綱要》 卷十八
			〈保和殿 曲宴 記〉(內文略)				《揮塵錄》 〈揮塵後錄餘話卷之一〉
宣和 二年 1120	12	27	〈延福宮 曲宴 記〉(內文略)	延福宮	預賞		《揮塵錄》 〈餘話卷之一〉
宣和 七年 1125	3	17	宋會要〔宴享〕。(宣和)七年三月十七日 曲宴 公輔宰執親王楚從等，於延福之睿謨殿觀牡丹。	延福宮睿謨殿	觀牡丹	公輔宰執親王楚從等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9	23	〈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 曲燕 詩〔并序〕〉(內文略)	延福宮睿謨殿	賞橘		《初寮集》卷一
	12		〈睿謨殿 曲宴 詩〔并序〕〉(內文略)	延福宮睿謨殿			《初寮集》卷一
	12	21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 曲燕 近臣〉(內文略)	延福宮睿謨殿	預賞		《揮塵錄》 〈後錄卷之一〉
			〈進和御製艮嶽 曲宴 詩〔并序〕〉(內文略)	艮嶽			《初寮集》卷一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為	禁中			《宋史》

		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 曲宴 ，徽宗命賦詩，高麗使人貢，邴為館伴。				卷三百七十五 〈李邴傳〉
		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 曲宴 ，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				《宋史》 卷四百七十 〈王黼傳〉
		朶樓特宴 東闕 年年 曲宴 頒御尊宣勸醉春寒袞衣密似魁三象閣道高於蜀五盤一氣已從調鼎順八方今比覆盂安君王禮貌超前古輔弼須銘座右看				《初寮集》卷一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 曲宴 ，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十
禮儀						
		賓射。饗射。燕射。 周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毘瞭掌凡樂事。賓射皆奏鐘鼓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鐘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典庸器凡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虞饗食賓射亦如之。由此觀之。射有五。一曰大射。二曰燕射。三曰饗射。四曰賓射。五曰鄉射。其射雖不同，至於循聲而發，以鐘				《樂書》 卷二百樂圖論

		鼓為節一也。聖朝嘗講習射、 曲讌 之禮第奏樂行酒進雜劇而已。臣恐未合先王之制也。				
		宋會要〔集議〕。景祐四年 1037 三月二十三日，集賢校理兼宗正丞趙良規言：「(中略) 又按《閣門儀制》： 大宴 ，學士座殿上，與僕射同行，知制誥亦座殿上，與尚書丞郎同行。若 曲宴 ，則三司副使預坐，即在知制誥之後，重行異位，其三司副使又准。」				《宋會要輯稿》 儀制八
		宋會要。國朝凡 大宴 、 曲宴 、應奉車駕游幸，則皆引從。及賜大臣宗室筵設，并用之。				《宋會要輯稿》 職官二二
		教坊。其御樓賜酺同 大宴 。崇德殿宴契丹使，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每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舞小兒隊。臺南設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女弟子舞。餘 曲宴 會、賞花、習射、觀稼，凡游幸但奏樂行酒，惟慶節上壽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都知、色長二人攝太官令，升殿對立，逡巡周， 大宴 則酒、唱徧， 曲宴 宰相雖各舉酒，通用慢曲而舞三臺。〕				《宋史》 卷一百四十二 〈樂志〉
		宴饗 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 大宴 ，遇大災、大札則罷。天聖後， 大宴 率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 大宴 ，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帘，垂香毬，設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p>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床、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群臣醞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將，以上分於兩廡。宰臣、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毼。〔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氈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酌，卽搯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p>				
		<p>宋會要〔常參起居〕。景祐二年 1035 十月二十七日，御史臺言：『諸衛大將軍、將軍並係三品，一行序立，諸衛率府率、副率並係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親諸衛大將軍、將軍八十五員。諸衛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員。緣皇親大將</p>				<p>《宋會要輯稿》 儀制二</p>

			軍以下並內殿起居，員數稍多，殿庭難為排立。及非次 曲宴 ，殿上窄隘，亦是一行，座次不得。」詔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品序排立，如殿庭窄隘即重行。」				
			宋會要〔辭謝〕。謝如常儀，辭曰。使相、節度使皆 曲宴 畢，叙辭。賜衣物，跪受訖，服其服入謝。拜舞訖，退。兩使留後、觀察使已下，則不問聖體，防禦使至刺史止於致詞拜舞訖，退。〔留後以下無 曲宴 ，餘如此儀。其進奉戀闕者并不謝。〕」				《宋會要輯稿》 儀制九
			宋會要〔曲宴〕。(景德二年 1005 十一月)二十六日，詔契丹人使入見賜小宴，依 曲宴 節度使例，臣僚赴座，契丹使副使殿上賜座，并殿下立班，並依元定去處，其副使與大使，更不重行，只于大使一行，近後立并座。				《宋會要輯稿》 禮四五
			垂拱殿起居。(中略)。凡國有大慶瑞及出師勝捷，樞密使率內職軍校入賀致辭，閣門使宣答：宰相致辭，宣徽使宣答。如賜酒，即預坐官後入，作樂送酒，如 曲宴 之儀。				《宋史》 卷一百一十六 〈禮志〉
大觀 三年			垂拱殿 曲宴 儀(內文略)	垂拱殿			《政和五禮新儀》 卷二百一嘉禮
			大觀三年 1109，議禮局上垂拱殿 曲宴 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 〈禮志〉

表二、延福宮曲宴(附有景龍門預賞活動)分析表格

	蔡京〈延福宮曲宴記〉	王安中《初寮集》 〈睿謨殿曲宴詩〔并序〕〉(序)	王安中《初寮集》 〈睿謨殿曲宴詩〔并序〕〉 (詩)	馮熙載的詩
年月日	宣和二年(1120) 十二月癸巳(27)	宣和初載元冬尾(宣和初年)(《揮麈錄》載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一日)		
睿謨殿	原文 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殫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上遣殿中監蔡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可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醴宣諭。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	退俟於睿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再拜，陞即坐席。女樂數十，陳於殿庭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昃，甫畢初筵。	昕朝初放仗，密宴忽聞宣。清禁來鳴珮，修廊入並肩。獸鋪金半闔，鸞障綉微褰。霽景留庭砌，雷文繪桷椽。宮簾波錦漾，殿榜字金填。花擁巍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稱萬億，韶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曆，元璣候舜璿。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鬪妍。樛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錯落飛盃斝，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義馭自停鞭。	初聞傳詔開睿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回雪飛花稱獨步。千春蟠木效紅英，獻壽當筵豈金母。

				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 宗藩親魯衛，相芾拱闕顛。 側弁恩光浹，中觴詔蹕旋。	
睿 謨 殿 分 析	長廊			修廊入並肩	步障幾里
	庭		陳於殿庭南端	霽景留庭砌	
	宴飲	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殫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			
	飲食	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可攜歸。			
	飲酒	酒五行	酒行歌起	錯落飛盃罍	
	音樂	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	女樂數十	鏘洋雜管絃	
	歌曲		音節清亮、聲度閑美	承雲歌歷歷	「調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
	舞蹈		樂作舞入	回雪舞翩翩	回雪飛花稱獨步
	賞花		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	「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鬪妍。樛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千春蟠木效紅英」	

景龍門	原文	晚，召赴 <u>景龍門</u> 觀燈，玉華閣飛陞金碧絢耀 ⁹⁶ ，疑在雲霄間。設衢樽鈞樂於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侈太平之盛事。	有旨許登 <u>景龍樓</u> ，由 <u>穆清</u> 廡外閣道以升。東望艮嶽，松竹蒼然，南眎琳宮，雲煙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遨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屢豐之象。羣臣頌歎久之。	寶薰攜滿袖，御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湍。騰身複道表，送日夾城堦。仰揖蒼龍象，旁臨艮嶽巔。謳歌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輕幟，珍奇集市廛。博盧多袒跣，飲肆競踟躕。蕃衍開朱邸，崔嵬照彩椽。橋虹彎轟轟，江練泮濺濺。	上林晚色煙藹輕， <u>景龍</u> 遊人歡笑聲。
景龍門分析	推測閣道=複道		由 <u>穆清</u> 廡外閣道以升	騰身複道表	
	此為與平民(都人)共享的空間	都人熙熙	都人百萬	謳歌	景龍遊人歡笑聲
穆	原文	次詣 <u>成平殿</u> ，鳳燭龍燈，燦然如	既夕，復詔觀燈於 <u>穆清</u> ，遂侍	擊柝周廬晚，張燈別院先。	霞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

⁹⁶ 原本斷句是：「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陞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但查「玉華閣」在北宋的記載，其位於宣和殿後，《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宣和殿位於大內裡，與延福宮有段距離。因此，將此處斷為「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陞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解釋成晚上至景龍門觀燈，可以看到遠處的玉華閣金碧輝煌，彷彿在雲霄間。

清殿、成平殿		<p>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醖面，如疎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畫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醕，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勸。夜分而罷。臣仰惟陛下加惠親賢，共享太平。肆念詞臣，許陪鼎席宗工之末，周於待遇，略去常儀。</p>	<p>飲於<u>平成</u>，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掛空，而光彩動搖於雲海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牀、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曜璀璨，縱觀環繞，則又覩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濩。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者。</p>	<p>餘霞搖綺暈，列宿舍珠躔。浩蕩三山島，稜層十丈蓮。再趨天北極，却立榻東偏。既用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兕觥從醕酌，蟾魄待嬋娟。轉盼隨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虬纏。光透垂枝井，晶銜帶壁錢。蕭臺千級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墩匝，行樽紫袖揜。交輝方爍爍，起立復闐闐。</p>	<p>趨<u>平成</u>。銅華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從前殿望修廊，日出綺霞紅滿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龍出舞波濤驚。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錯浴如明星。榻前玉案真核旅，獸炭銀爐夜初鼓。憲天重屋訝雲屯，崇道蕭臺疑蜃吐。前楹火柱回萬牛，蘭卿璧碎色光浮。周圍照耀眼界徹，冰壺漾月生珠流。點點金錢盡銜壁，豹髓騰輝粲銀礫。絲篁人籟有機緘，繳繹清音傳屋壁。</p>
穆清殿、	建築多		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濩。	蕭臺千級峻，重屋八窗全。	憲天重屋訝雲屯，崇道蕭臺疑蜃吐。
	裝飾多		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		雲母屏

成平殿分析	因夜晚有許多蠟燭	鳳燭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	萬炬層出		豹髓騰輝粲銀磔
成平殿分析	飲茶	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醞面，如疎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			
	舞	妙舞蹁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			
	歌	復出宮人合曲			
會寧殿		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入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罽，珍異如海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謂保和殿學士蔡絛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	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箔，合沓炳煥，其所陳列，則虞敦、夏鼎、商盤、紀甗、龍文、夔首、雲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宮嬪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載色載笑，雍容無間，羣臣飲德，莫不霑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	邃宇會寧過，中宵勝賞專。鋪陳尤有韻，清雅不相沿。戶箔明珠串，欄釭水碧捲。規模商甗鑄，款識魯壺鐫。秦曲移箏柱，唐粧儼鬢蟬。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喜氣排寒沍，輕颺洗靜便。層琳藉璣組，方鼎炷龍涎。瑪瑙供盤大，玻璃琢瑣圓。暖金傾小榼，屑玉釀新泉。帝子天才異，英姿棣萼聯。頻看揮斗盃，端是吸鯨川。	須臾隨蹕登會寧，如驂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織雲不點惟光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釭吐艷相連屬。焚楣橫帶碧玻璃，一朵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燭龍銜耀輝四崑。又如電母神鞭馳，金蛇着壁不可捫。端信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數顧虎頭，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鈞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

				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墜捐。 海螯初破殼，江柱乍離淵。 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鱒。 南珍誇釘飯，北饌厭烹煎。 賜橘懷頰卵，酌顏醕寶船。 言歸荷慈惠，未節笑拘攣。	尚方飲器萬金寶，古玉未足 誇雲雷。帝傍侍女雲華品， 玉立仙標及時韻。四音促柱 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 龍瓶瀉酒如流泉，御厨絡繹 紛珍鮮。榻邊爭欲供天笑， 快倒頗類虹吸川。
會 寧 殿 分 析	飲酒	玉罍	酌酒臨勸	酌顏醕寶船	
	飲食	珍異如海陸羞鼎	玉食嘉果，南珍海錯	海螯初破殼，江柱乍離淵。 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鱒。 南珍誇釘飯，北饌厭烹煎。	
	古器具收藏		虞敦、夏鼎、商盤、紀甗、龍 文、夔首、雲雷、科斗，真若 遼古三代之物。	規模商甗鑄，款識魯壺鐫。	
	樂		命宮嬪奏細樂於前	秦曲移箏柱，唐粧儼鬢蟬。 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	
	神仙世界	崆峒洞天，過霓橋			如驂鸞鶴遊紫清
	裝飾	左右上下皆琉璃也	瓊鋪珠箔	戶箔明珠串	

表三、後苑和延福宮曲宴活動元素分析表格

			樂	歌	舞	飲酒 (賜飲)	飲食	飲茶	賞橘	觀牡 丹	賜牡 丹	賞花	釣魚	習 射	射	帝作 詩	臣賦 詩	觀書	宴	賜飛 白書	觀稻 賞棖	
延福宮	睿謨殿	1	○			○	○															
		2								○												
		3	○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會寧殿	1				○	○															
		2																				
		3																				
		4	○			○	○															
		5	○			○	○															
		6				○	○															
	成平殿	1		○	○				○													
		2																				
		3																				
		4																				
		5																				
		6																				
後	後	1	○			○					○	○	○			○						

		20													○ (苑中)						○	
	宜 聖 殿	13								○												

延福宮

1. 1120：蔡京〈延福宮曲宴記〉
2. 1125：《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宴享〕。(宣和)七年三月十七日**曲宴**公輔宰執親王楚從等，於延福之睿謨殿觀牡丹。」
3. 1125：王安中《初寮集》〈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并序〕〉
4. 1125：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序)
5. 1125：王安中《初寮集》〈睿謨殿曲宴詩〔并序〕〉(詩)
6. 1125：馮熙載的詩

後苑

1. 985.4：《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2. 992.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淳化)三年三月十二日，賞花宴於後苑，命群臣賦詩，詔光祿寺丞楊億賦詩于御座之側，〔億允隸秘閣讀書，至是帝記其名時詔之。〕」
3.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呂端傳〉：「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
4. 《翰苑群書》中《續翰林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毫屬和以賜焉。」

5. 1000.2：《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六：「(咸平三年二月)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上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亭，盡歡而罷，自是著為定制。」
6. 1001.3：《玉海》卷三十〈聖文〉：「咸平賜宴賞花詩。四年三月己丑 17，後苑**曲宴**，作五言四韻詩，命儒臣賦。」
7. 1007.3.7：《玉海》卷三十〈聖文〉：「景德御宴賜詩。龍圖閣賦詩。龍圖閣贊。四年 1007 三月七日〔乙巳〕，**曲宴**後苑，初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新寫四部羣書，又至景德殿放生池，東至玉宸殿，歷翔鸞、儀鳳二閣，命座置酒，帝作五言詩，從官皆賦，遂宴太清樓下。」
8. 1007.3.16：《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景德四年三月)十六日大宴崇德殿中飲，詔近臣**曲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帝作〈賞花〉〈千葉牡丹〉詩，從官畢賦，詔大理評事宋綬、邵煥預會。綬、煥皆在秘閣肄業故也。」
9. 1010.閏 2：《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後苑賞花**曲宴**，特詔衛尉卿考察在京刑獄慎從古太常少卿知審刑院劉國忠預會，命集賢授理宋綬、晏殊秘閣授理，邵煥作序。」
10. 1011.8：《玉海》卷三十〈聖文〉：「祥符汾陰禮成詩。汾陰聖製歌詩。酺宴詩。西祀還京歌。(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庚戌，以汾陰禮成，**曲宴**宗室、輔臣於後苑，又射于太清樓下，上作七言詩。」
11. 1012.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十九日，詔後苑賞花**曲宴**，館閣編修校勘官並赴。」
12. 1016.3：《麟臺故事》卷二中：「(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加王欽若檢校太師，又加兵部郎中直史館張復、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祁暉階勳，賜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慎鏞緋魚，皆預校《道藏》故也。是日，**曲宴**賞花於後苑，上作五言詩，從臣咸賦，因射于太清樓下。」
13. 1018.11：《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十一月，己未 1，翰林學士晁迥為承旨。時朝廷數舉大禮，詔令每下，多出迥手。嘗夜召對，上令內侍持御前炬燭送歸院。他日**曲宴**宜聖殿，內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惟十餘蒂，以賜宰臣、親王。上顧迥與學士錢惟演，亦皆賜焉。」
14. 1019.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賞花釣魚宴〕。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集及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臨池垂釣，射于太清樓下，帝作〈賞花釣魚〉五七言詩，命皇太子書，以示近臣，群臣皆賦，前一日詔翰林學士錢惟漢已下被勳并領預赴。」
15.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洪湛傳〉：「湛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

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

16. 1031.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天聖)九年三月十七日，**曲宴**後苑賞花釣魚，命從臣賦詩，限以五言八韻，以新字為韻，移宴太清樓。是日，先賜食于幕次。」
17. 1031.閏 10：《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天聖九年閏十月)戊辰，知兗州、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孫奭辭。**曲宴**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帝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奭與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
18. 1033.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明道二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後苑賞花釣魚。」
19. 1036.3：《宋會要輯稿》禮四五：「景祐三年三月六日，**曲宴**後苑賞花釣魚，帝賦詩群臣席上次韻，移宴太清樓。」
20. 1045.9：《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宋會要〔觀稼宴〕。慶曆五年九月九日，幸後苑觀稻賞棖，**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